

林海雪原

⑤ 将计就计



林海雪原

(五) 将计就计

原著: 曲 波

改编: 潘 勤 孟

绘画: 罗 兴

王亦秋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【內容提要】

這是根據曲波的長篇小說《林海雪原》編繪的。

上集《智取威虎山》寫小分隊戰士楊子榮，單人匹馬，喬裝深入敵巢，裏應外合，消滅了「座山雕」匪幫。

本集敘述小分隊三路會師威虎山後，少劍波將計就計，在夾皮溝全殲徐九彪，接着又到河神廟捉住「妖道」宋寶森，然後取路深山窮谷，進軍綏芬大甸子。

下集《大破四方臺》，寫馬希山匪幫盤踞四方臺險要，負隅頑抗，少劍波跟踪追擊，全殲敵兵。

素材掃描：悅蓮齋主
修圖制件：安若子



却說樂超家負責監視河神廟的老道，到了第三天，發現一個抱孩子的女人，鬼鬼祟祟走出廟門。他心裏奇怪，馬上隨後跟踪。



那女人沿着牡丹江上游走了二十裏，進入一間馬架房。不多時，口八兒裏面出來一個男的，套上一副馬拉的雪橇。等女人坐上後，那雪橇便飛快地沿江馳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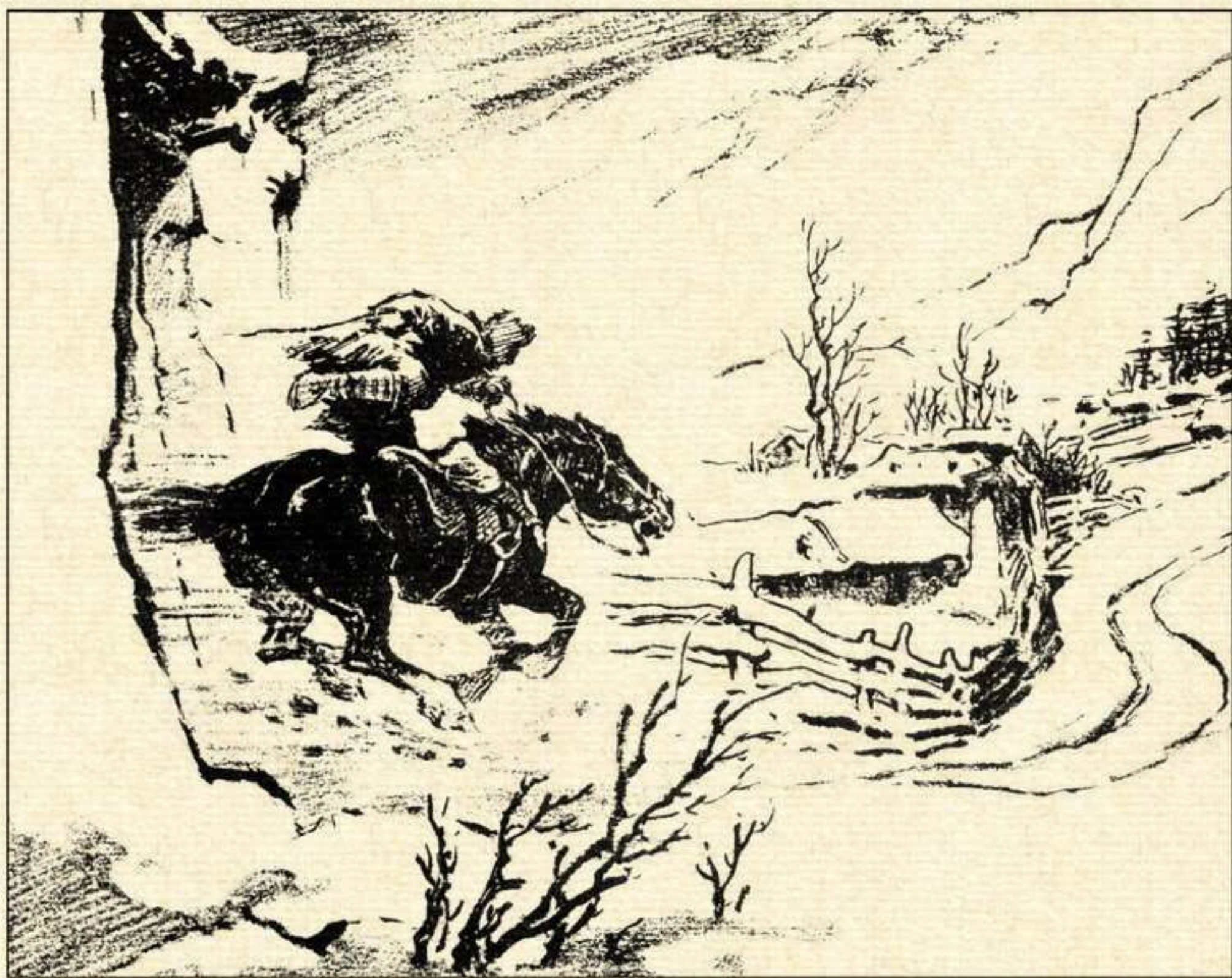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下可苦了樂超家，兩條腿怎趕得上四條腿？眼看兩下距離越來越遠，雪橇的影子也不見了。但是樂超家並不灰心，他順着雪地的橈印，撩開大步狠勁地追。



追到第四天傍晚，路旁出現一個小屯落，樂超家又餓又乏，心想歇一歇也好，就拐彎走進一家地主住的四合院。哟，好時運，院裏拴着一匹馬。



樂超家猛生一計，解開繮繩，翻上馬背，望空中打了兩槍。那地主和他的老婆一聽到槍聲，忙不迭躲起來。樂超家快馬加鞭，順着橈印繼續追趕。



轎印消失在四合屯車站前。樂超家估計那女人一定是上了火車，他急急地衝進票房，却見那女人已經變了樣，全身是城裏闊太太打扮，抱着孩子靜靜地坐在牆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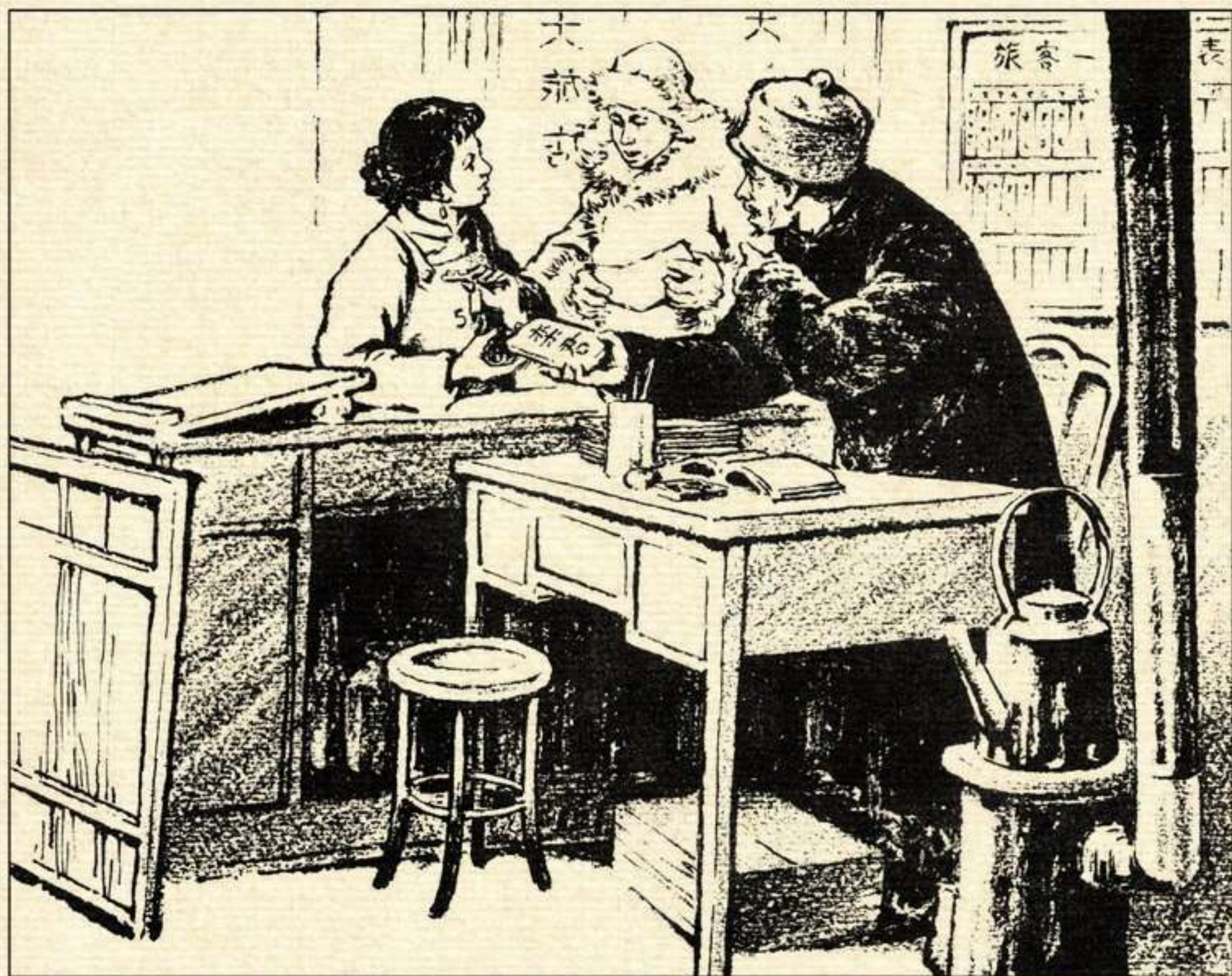
那女人上車，樂超家跟着上車。火車開了一夜，停靠牡丹江站，那女人下車，樂超家也跟着下車。



女人并没注意身後有人。她走進一家旅館，賬房先生忙上前打招呼。另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嘴裏喊着「二閨女，可回來了」，順手把孩子接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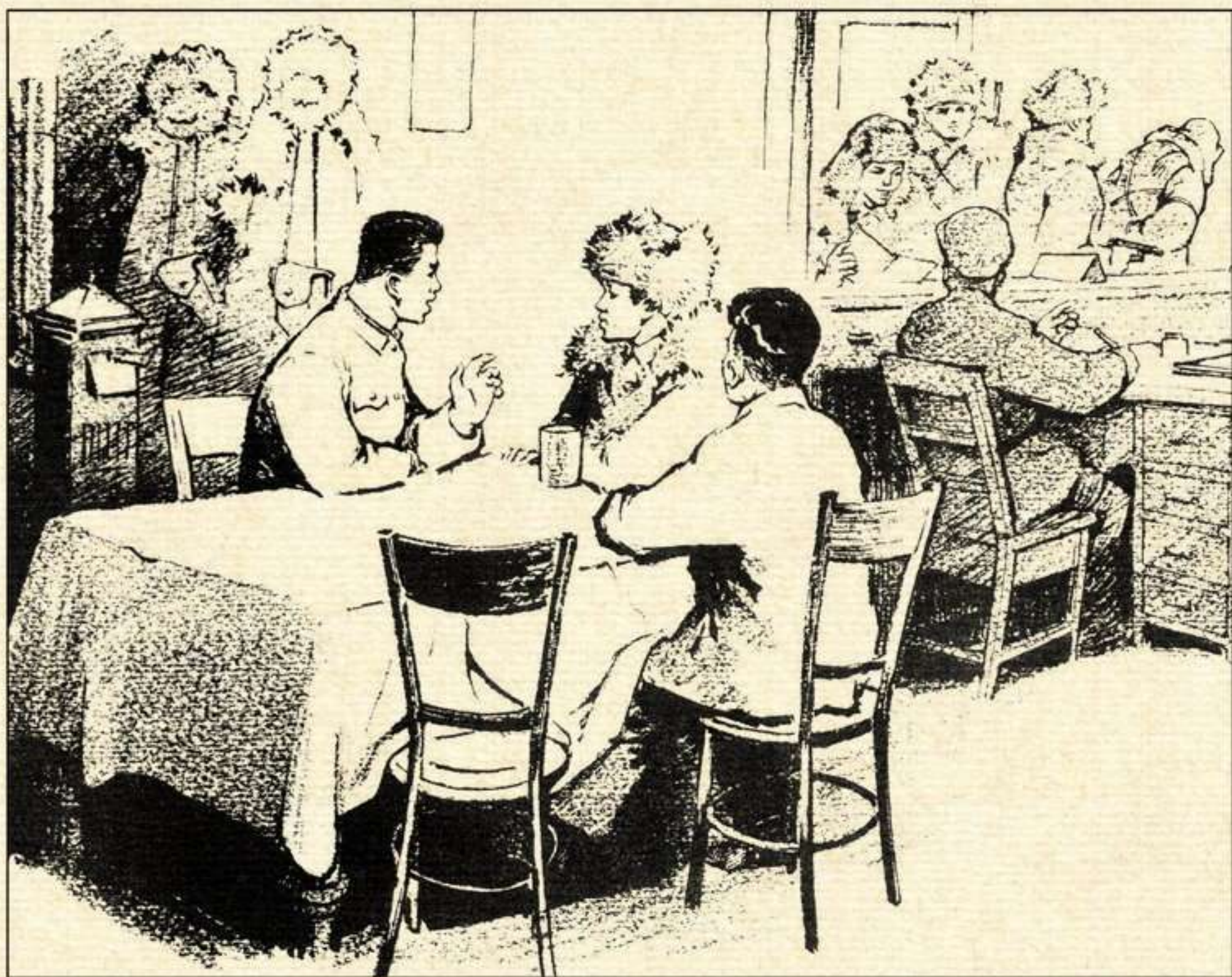
樂超家和當地公安局接好頭，便扮了個哈爾濱老客，在旅館住下。那女人却變化多端，白天當女招待，晚上燒大烟。



這天，來了兩個旅客，一見那女人，就說笑打諢，嘴上老提到「一撮毛」長、「一撮毛」短。樂超家暗忖：對了她就是「一撮毛」的老婆。



這兩個旅客住了幾天，忽然都改了裝束，準備動身。樂超家立刻去和公安局聯系，公安同志叫他先釘住這兩個家伙，其餘的事交給他們負責。



樂超家跟住那兩個家伙，乘火車在四合屯下車，接着又往山裏走。這趟辛苦果然沒有白花，樂超家終于眼看他們掩進了河神廟。



約摸大半天，兩個家伙才從廟裏出來，一個向西，一個向南，正是去座山雕和徐九彪的方向。樂超家没法分身，他當機立斷，決定釘住朝南的一個。



跟了十幾裏路，那家伙坐下來吃餅乾。樂超家想捉活的，大喊一聲：「別動！」孰料，那家伙冷不防回頭一槍，子彈從他的肩膀上擦過。



樂超家一扣扳機，當當幾槍，全打在那家伙的小肚子上，那家伙怪叫了一聲，就直挺挺躺在雪地裏了。



搜遍那家伙全身，什麼也沒有。樂超家正要往回走，突然發現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雪窩，他用手一抓，是一支大鋼筆，扭開一看，發現秘密全在筆帽裏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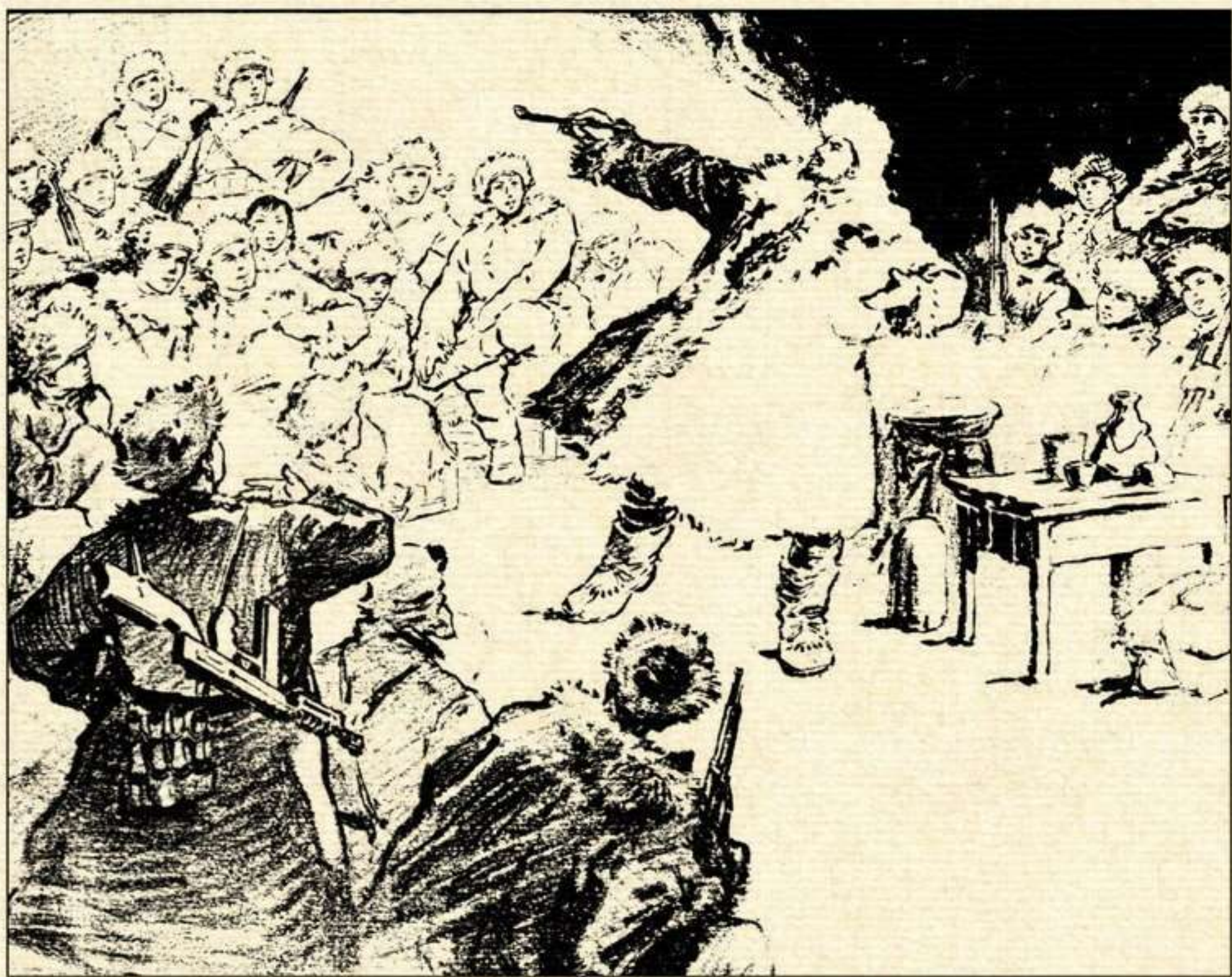
這收穫使樂超家把幾天來的疲勞全扔在腦後。他趕回夾皮溝，知道少劍波一路已去威虎山，便不耽擱，當天就找了個熟悉山路的民兵，抄近路連夜趕去。



再說少劍波和他的小分隊大除夕智取威虎山，消滅了座山雕。下一天是農曆元旦，為慶祝勝利，歡度春節，他們在威虎廳上舉行聯歡會。



頭一個節目是楊子榮的，他從假扮敵軍頭目，混進威虎山，一直講到百鷄宴指揮酒肉兵。他邊說邊演，大家鼓掌歡呼，十分興奮。



正在歡笑中，忽然一聲緊張的「報告」，一個警衛進來，說門外有兩個人要見二〇三首長。劍波一楞，命令節目暫停，叫劉勛蒼出門看一下，心中暗忖：是誰大年初一闖山來了？



不多時，劉勛蒼帶着兩個人笑嘻嘻地走進來。再看時，一個被白手巾蒙着頭臉，一個却是夾皮溝的民兵，跟李勇奇認識的。

咦！陳
小柱，你怎
么來了？



劉勛蒼把那個蒙面人推到中央，學着天津人變戲法的腔調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接着霍的一聲，拉下那人的面巾。大家一看，想不到竟是樂超家！



衆人一齊圍上去。樂超家滿臉是灰，一屁股坐在座山雕的大椅上，嘴裏祇管嚷「餓壞啦！餓壞啦」。劍波也來不及問他，忙叫孫達得去拿吃的來。



孫達得拿來飯和菜。樂超家搶上去，抓了一塊最大的
狍子腿，手撕口咬，大嚼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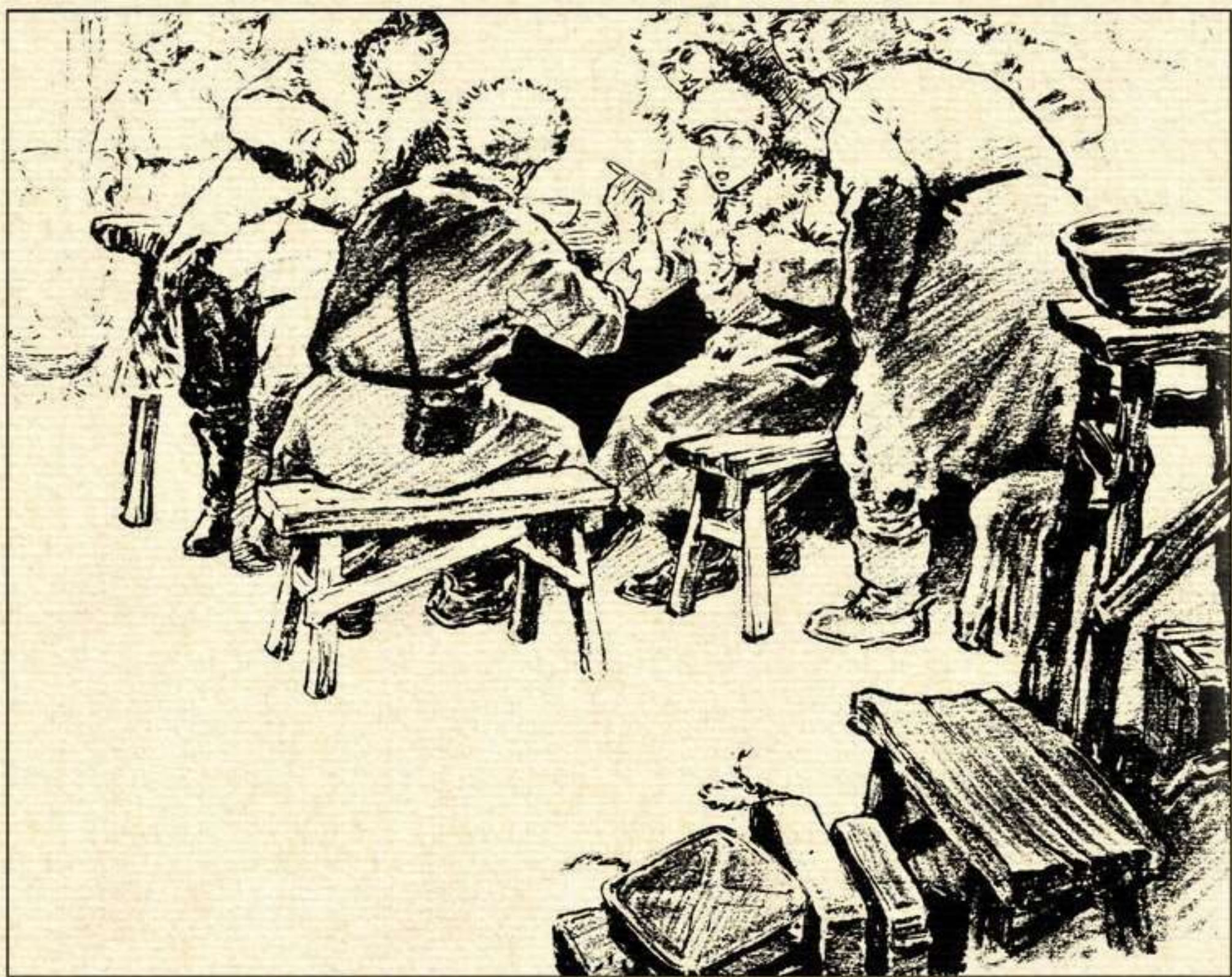


這時，劍波微笑道：「現在要聽你的啦！一路、二路計劃已經實現了，你的第三路怎麼樣？」樂超家抹着油漬的嘴巴，一口氣說了他執行任務的經過。



我回到夾皮溝，不想你們走了，我好不容易拉了陳小柱抄近路趕來的。

樂超家從懷裏掏出那支大鋼筆。少劍波接了過來。擰開一看，既沒有舌頭，也沒有筆尖。



劍波機敏地向筆帽內看去，裏面塞滿了薄紙。他用小刀把紙挑出來，展開一看，正是侯殿坤、謝文東發給座山雕的命令，上面還注着戰鬥口令和聯絡暗號。



敵人還不知道威虎山已經覆滅，授計座山雕配合徐九彪，利用正月初七夾皮溝山神廟會，夾擊二〇三小分隊。大家聽着劍波讀的「命令」，哄笑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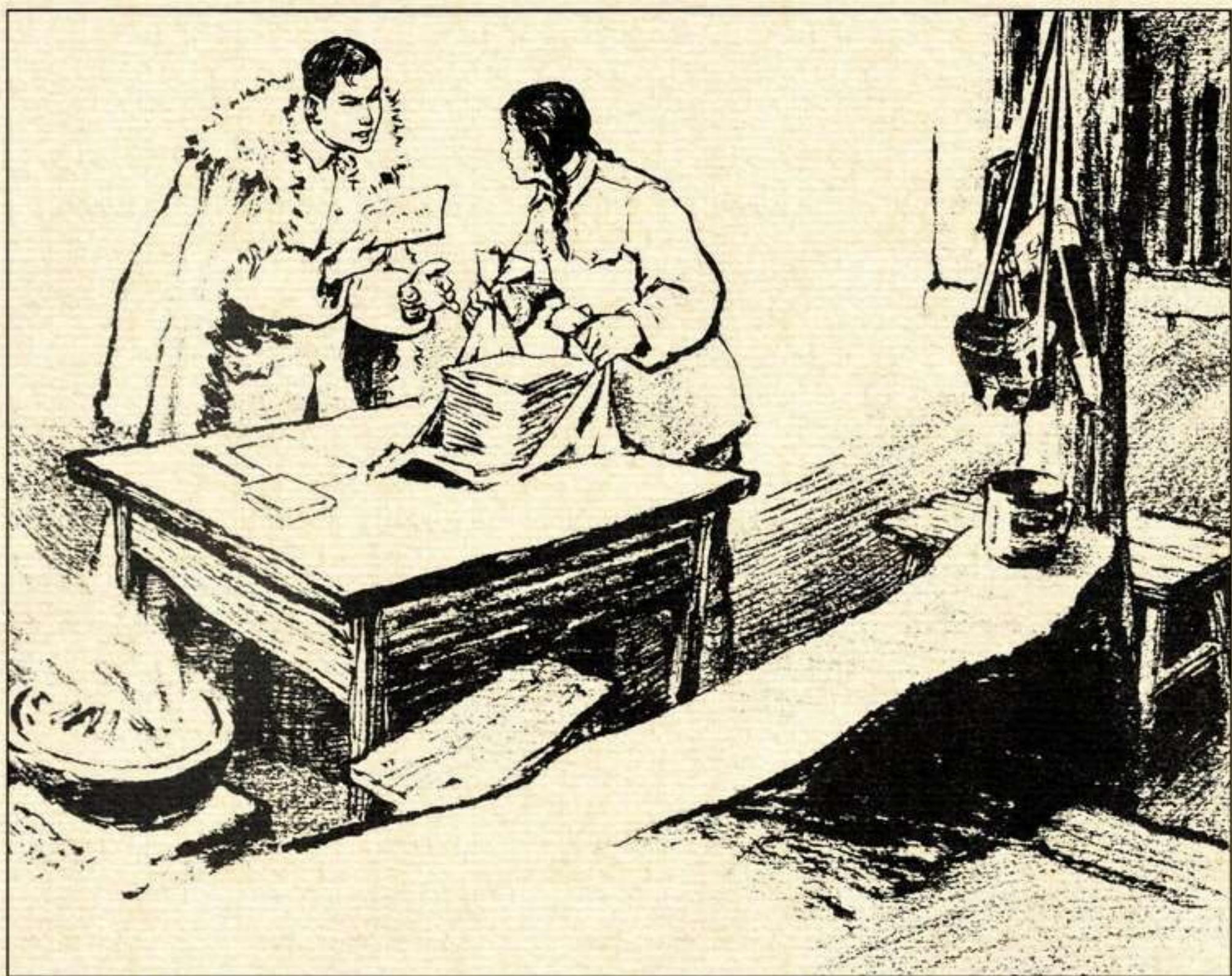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興奮地向大家一擺手，大廳立刻安靜下來。他大聲說道：「同志們，好啦！敵人的這個調兵符，給我們送來一筆收入，現在我們就來個將計就計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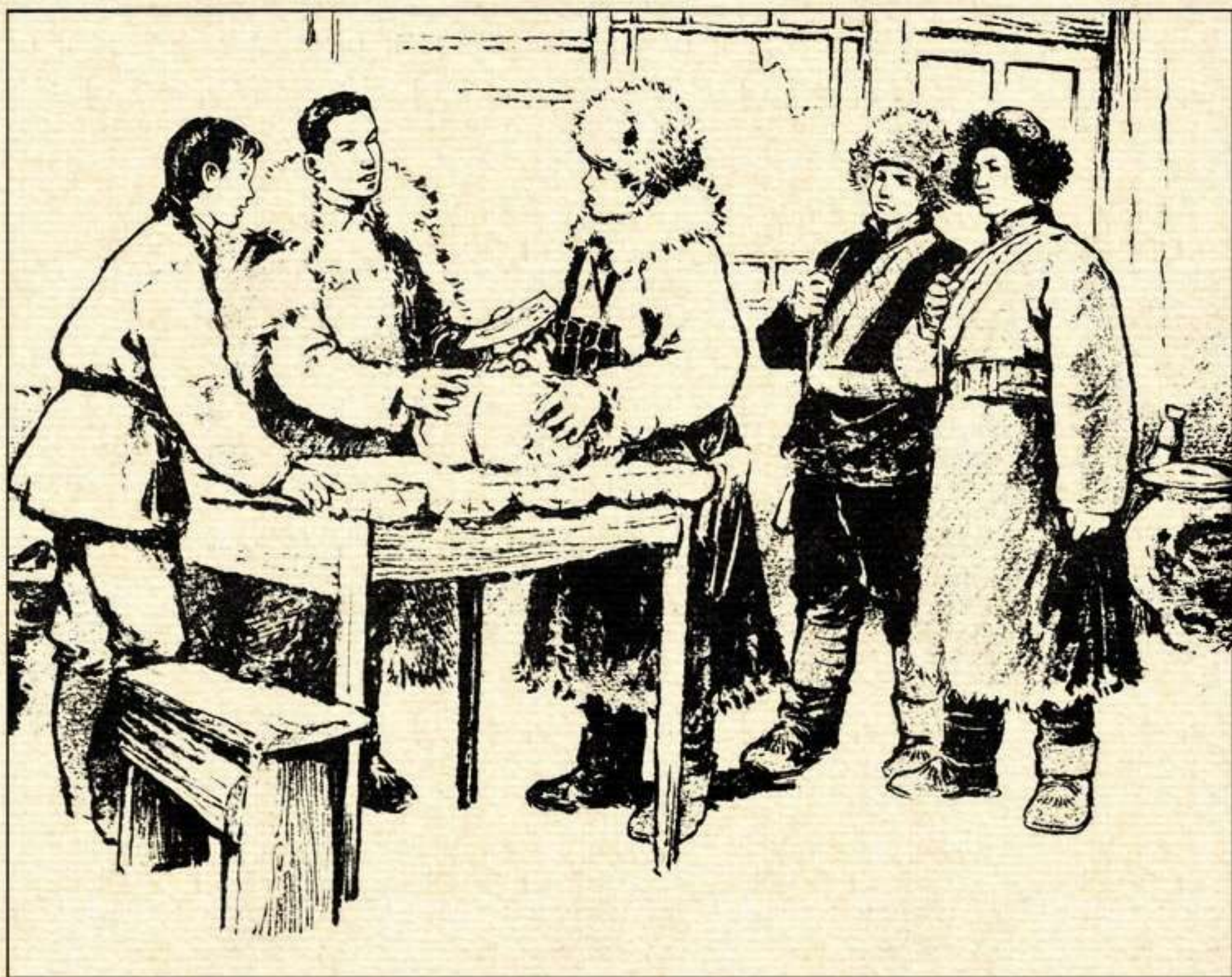
農曆正月初二，雪止天晴。劍波命令樂超家和陳小柱趕回河神廟，協同民兵切斷老道和九彪的聯系，又吩咐他們去老夫婦那裏把樂警尉的老婆帶來。



劍波詳細地寫了報告，再叫白茹把在威虎山繳獲的文件，包括那張「先遣圖」，包裝就緒，準備送到司令部去。



這趟長途聯絡任務，劍波決定交給小董，另外派了兩個民兵跟他去，并且叮囑務必在初八早晨，陪着上級派來的同志趕回夾皮溝。



轉眼已是初六，一切部署停當。傍晚，劍波留一小部分戰士看押俘虜，自己率領小分隊，帶着新繳獲的三挺機槍、十八個地雷，由李勇奇領路，直奔夾皮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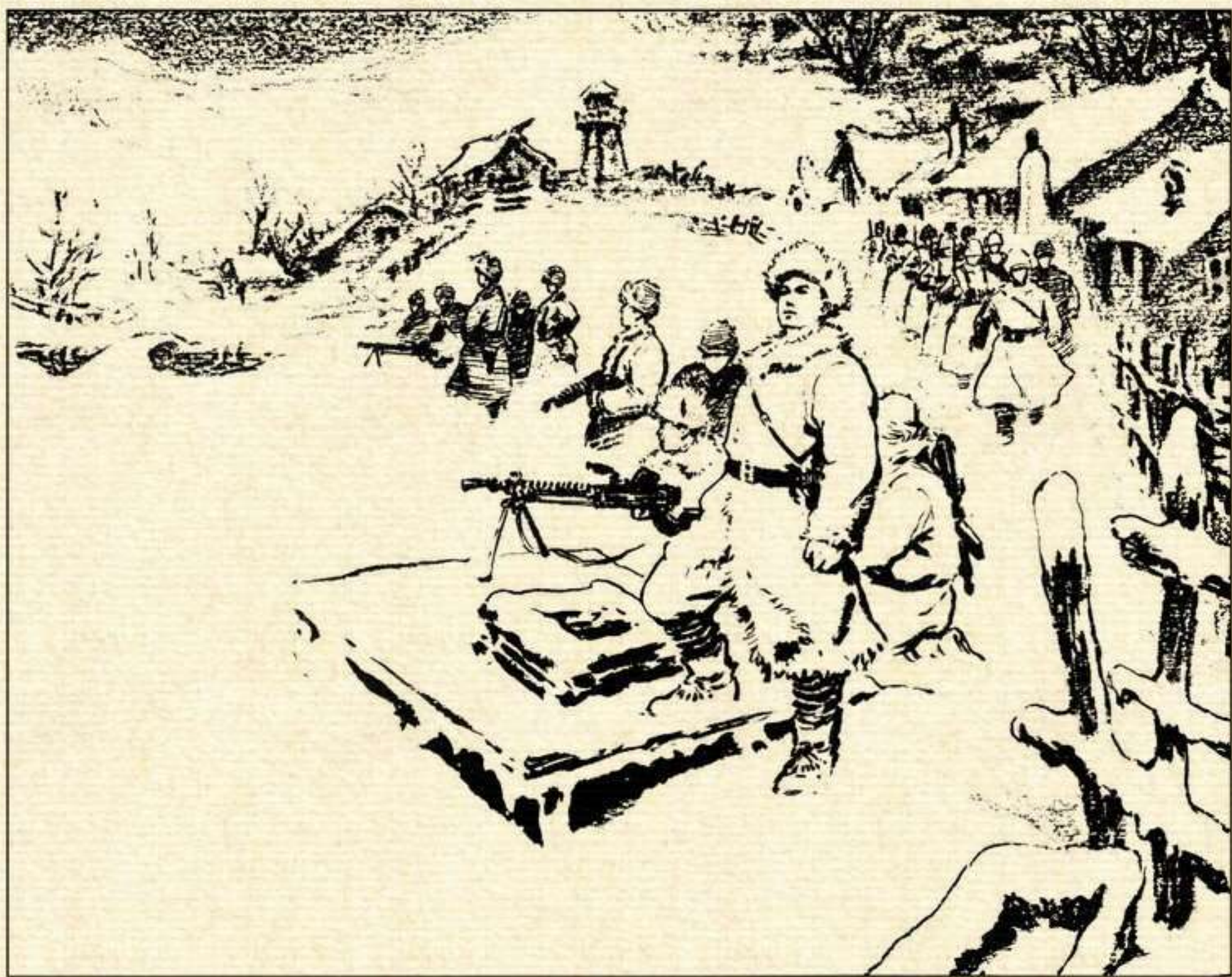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夾皮溝的人們，自從小分隊出發後，一直沒有消息，全屯的男女老少為此正焦慮不安。初七早晨，小分隊回到屯裏，群眾立刻歡呼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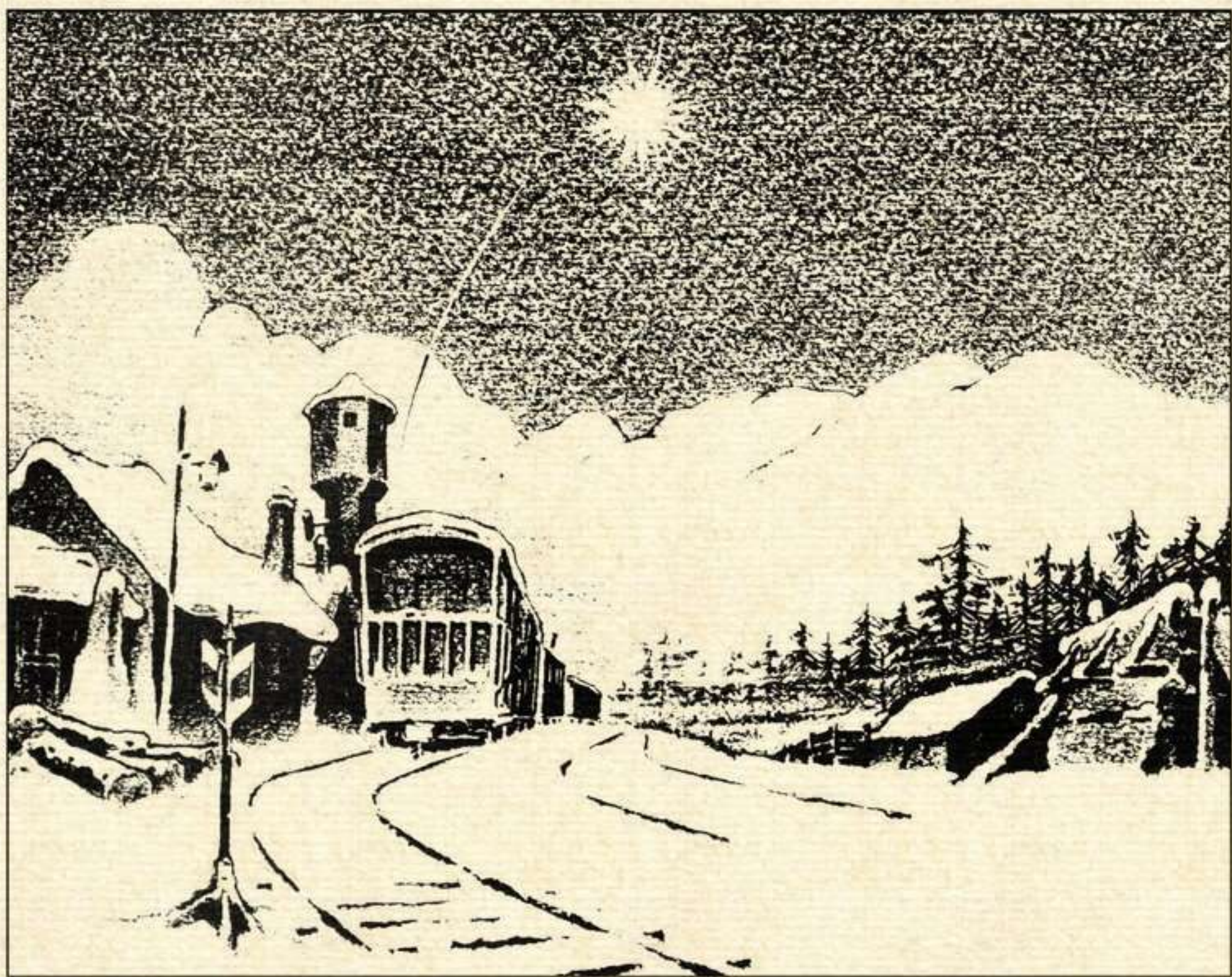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馬不停蹄，隨即召開會議，向各小隊和民兵幹部布置今晚的任務。他首先把對手作了充分分析，然後定下一個「火雷陣」的妙計。



劉勛蒼、樂超家、李勇奇他們接受了任務，各自帶領小隊，投入緊張的備戰。夾皮溝的空氣頓時凝重起來。



十二點鐘了，夜深人靜，祇有車站上的一盞燈還亮着。突然，夾皮溝上空升起一顆信號彈，光芒四射。



劉勛蒼一聲命令：「射擊！」小分隊和民兵一齊激烈地向四外開火。夾皮溝騰起一片聲浪，「殺呀！捉活的！」槍聲、手榴彈聲、呼喊聲鬧成一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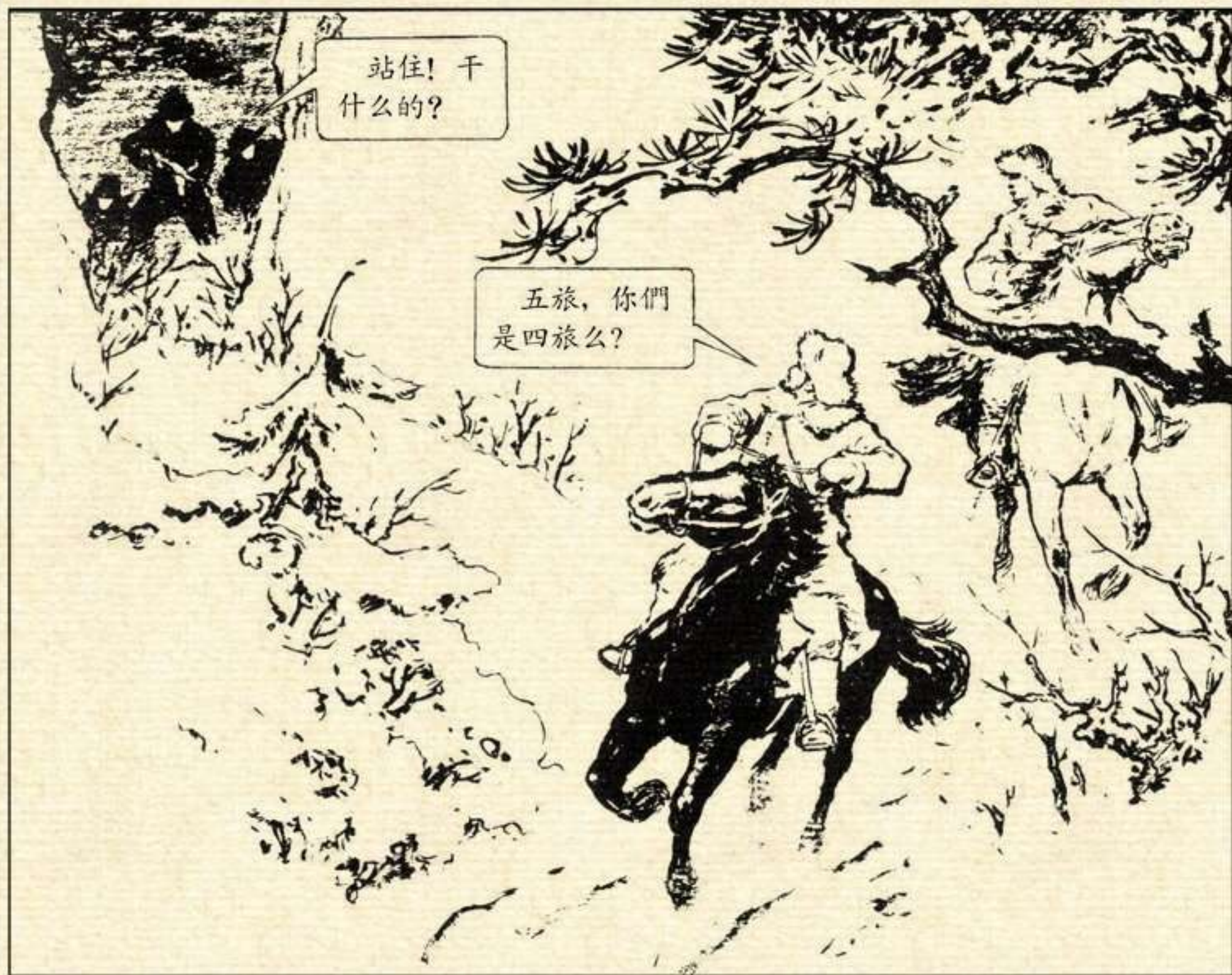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會，槍聲疏稀下來，曠地上燃起三堆信號大火。劍波笑了笑，向匪兵打扮的楊子榮說：「子榮同志，到你出發的時候了！」楊子榮回答說：「是！我馬就走。」



楊子榮帶了一個戰士，翻身上馬，離開夾皮溝，向豆英峰方向的黑林馳去。



他們順着山溝，走到豆莢峰山後的一個山脚處，突然，「嘩啦啦」一陣槍栓響，接着便是一聲嚇人的吼叫。



楊子榮從容地回答了口令，下了馬，向喊聲走過去。到了近前，兩個大個子氣勢汹汹地用黑話盤詰了他們。楊子榮應對如流。



兩人牽着馬跟在他們後面，通過重重哨崗，進入一個避風的小山窪。那兒有一簇人，其中一個胖老頭子。楊子榮一看就知道他是「第四旅旅長」徐九彪。



楊子榮恭恭敬敬地向徐九彪行了軍禮：「報告旅長，五旅團副胡彪，奉三爺命令，特來迎接九爺進屯，那小股共軍已經消滅了。」



九彪和他的部下，早已聽到槍聲，看到信號。他們既高興又懊悔。高興的是不費一槍一彈，可以分點贓；懊悔的是座山雕搶先一着，這個便宜沒撿着。



胡團副，我到這里路遠，三爺沒等我，來了個先下手，這可不對。

自家人，不分彼此。
請吧，我前面領路。

楊子榮帶着「客人」去夾皮溝。已進入火圍了。火光越近，照得越亮。哎呀，這百多名匪軍，個個臉青胡須長，真像一群魔鬼。



正走間，孫達得對面跑過來，朝楊子榮立正行禮。「報告胡團副，三爺請徐旅長到車站見面。爲避免傷義氣，煩弟兄們先到山神廟前等一下，再分配地盤。」



敵人頓時騷動起來，有的大罵五旅自私，有的叫嚷「老子凍壞啦」。九彪却急于要和座山雕商量分贓，回頭喝住了部下，自己跟着楊子榮直向車站奔去。

別吵！先在
火堆上烤烤火，
一切有我作主。



這時少劍波正坐鎮在指揮部，身旁的李鴻義，手握發電機搖把。兩人目不轉睛地盯着窗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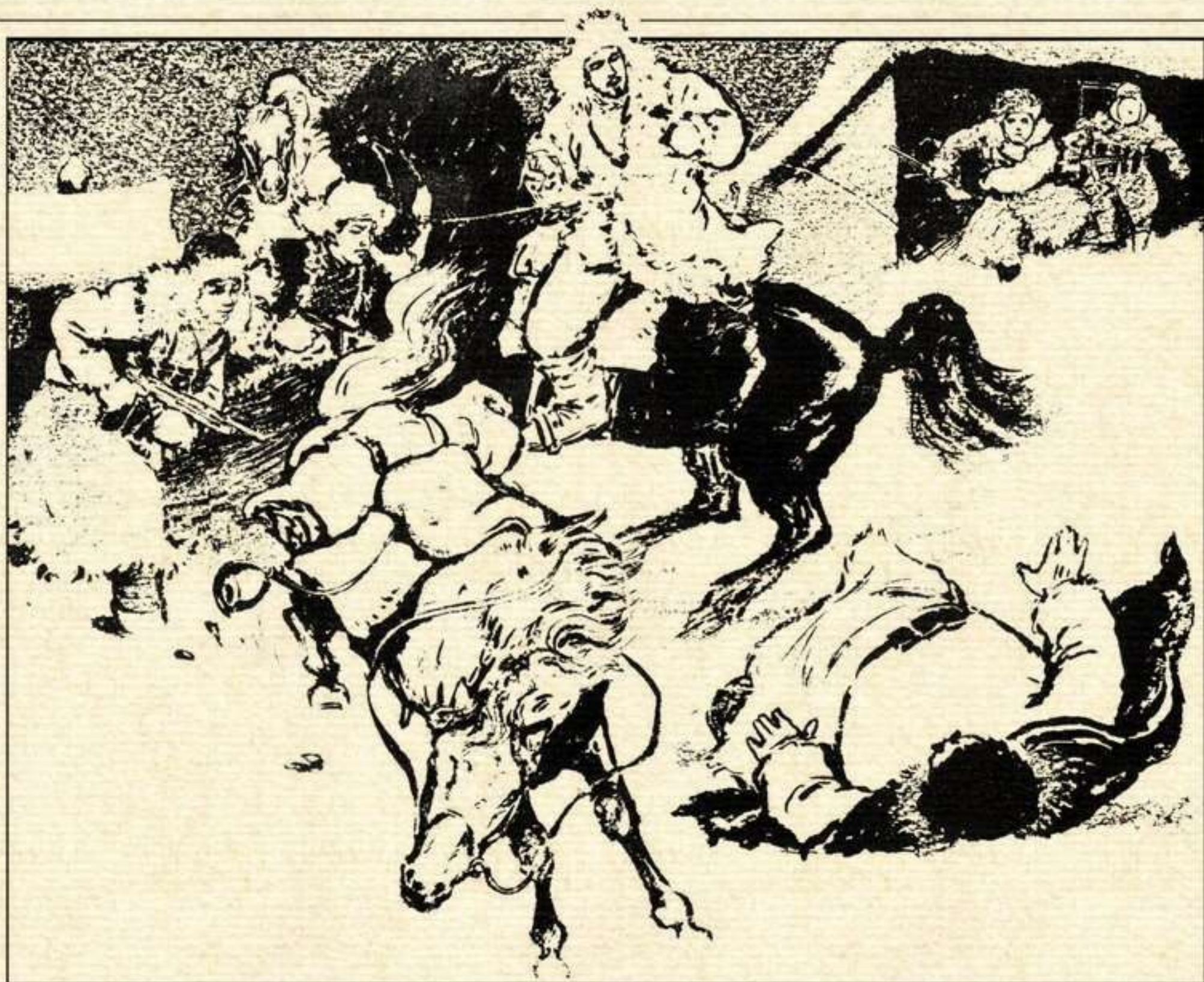
祇見敵人擁到山神廟前面，亂七八糟圍在大火堆旁邊，一面烤火，一面還在互相吵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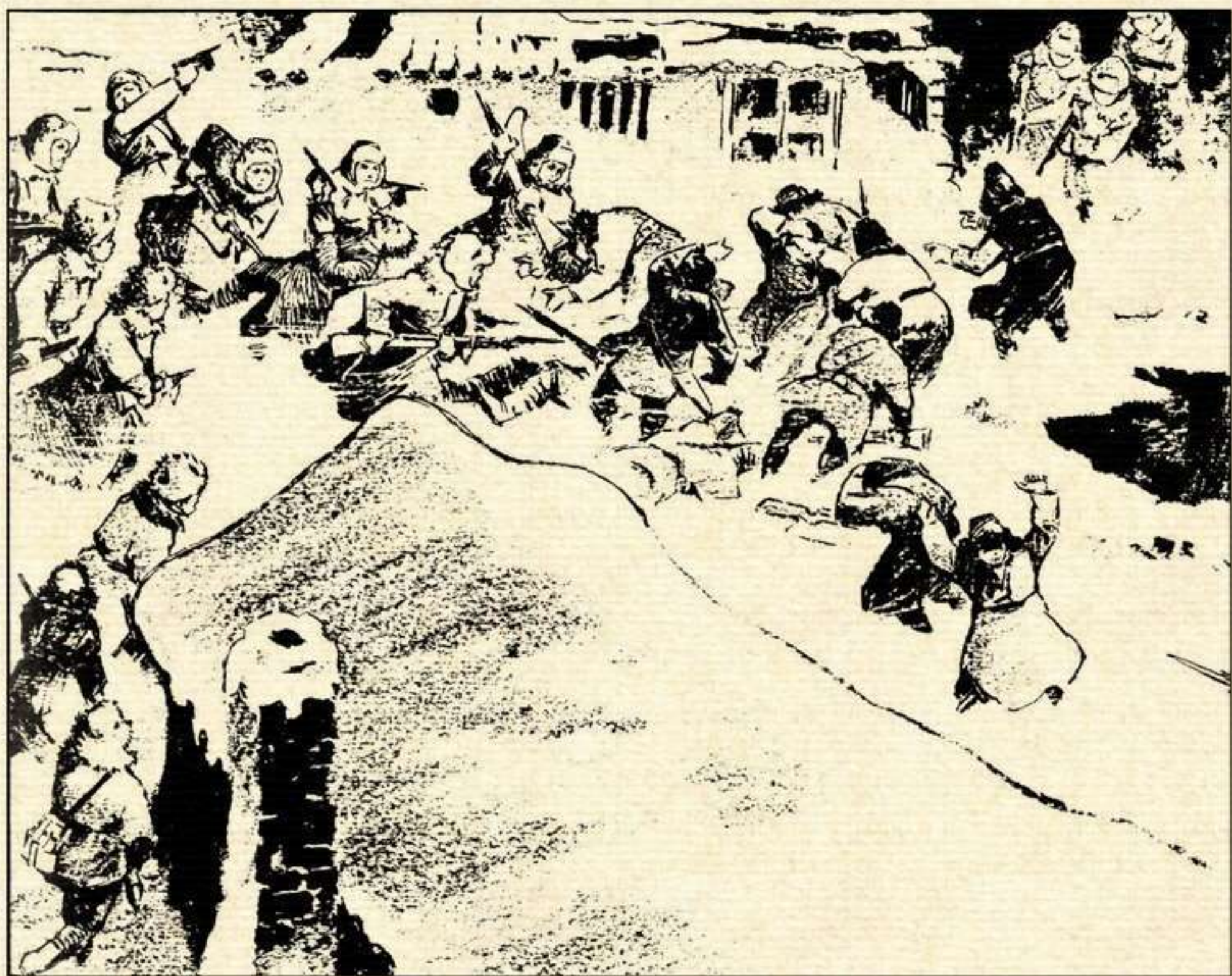
李鴻義等劍波右手一揮，立即搖動發電機。霎時轟隆隆一陣巨響，天崩地裂，山搖屋晃，埋在山神廟前火場上的十八個地雷一齊炸開了。



九彪剛走到車站門前，被這一陣震天動地的巨響震得掉下馬來，像一團大肉蛋子，攤在地上。那匹坐騎驚恐地向黑暗處逃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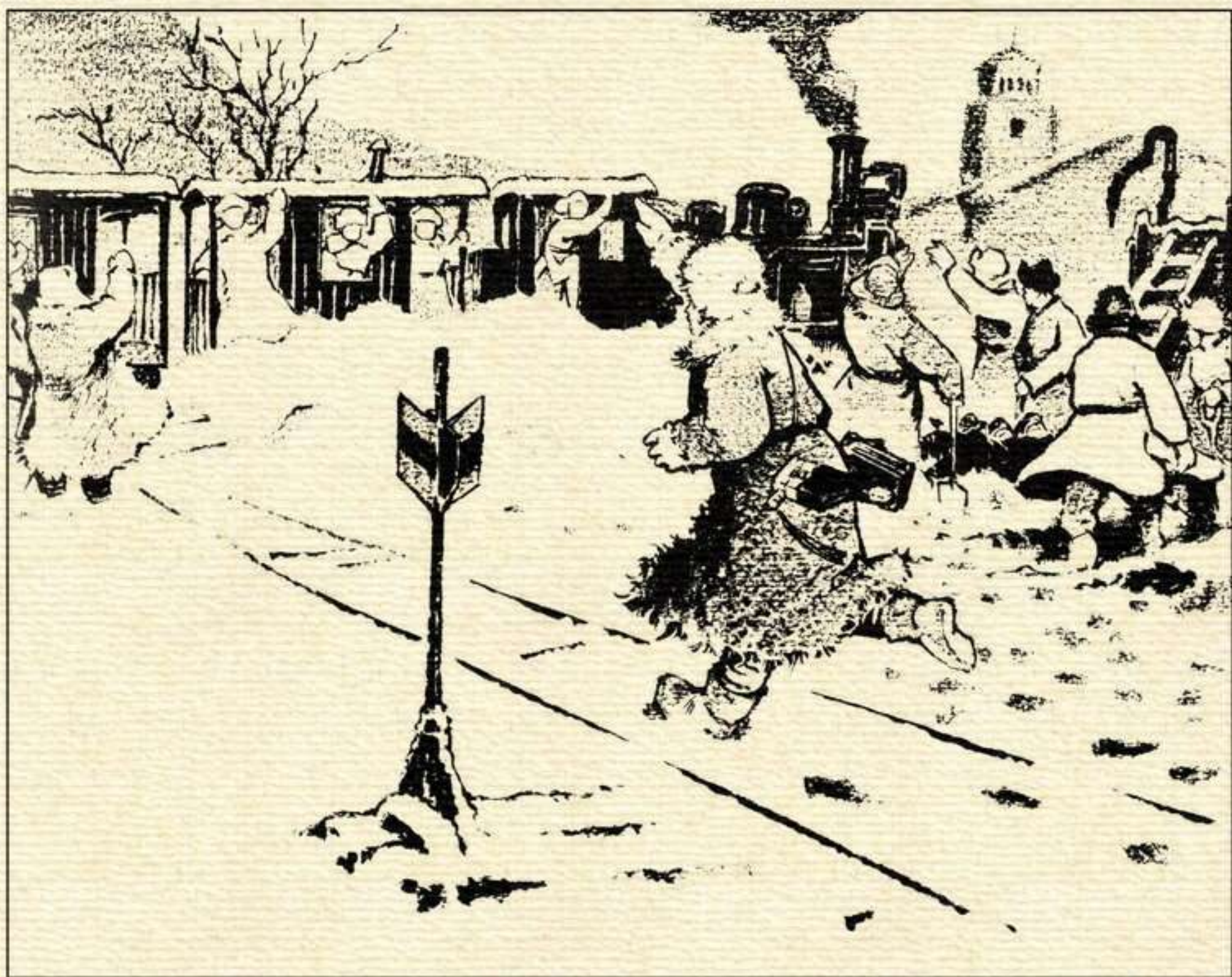
隨着濃烟的升起，劉勛蒼率兩個小隊，李勇奇帶一部分民兵，撲向敵人。一陣拼殺，把徐九彪的殘敵全都消滅了。



楊子榮、孫達得生擒了九彪和他的馬弁，押到指揮部來。全屯男女老少，點着大鬆樹明子，歡呼勝利。



下一天，夾皮溝的軍民正打掃着戰場。小火車一聲嘶鳴進站了。小董真不含糊，他果然陪着牡丹江方面的領導和工作隊準時到達了。



沒等劍波發言歡迎，他的戰友、政治部保衛科長黃毅和司令部偵察科長王谷，相繼走過來和他握手。

我們帶來了司令部和政治部對你和你的小分隊的嘉獎令，還帶來了東北軍區發給戰士們的獎章。



省委社會部閻部長插言道：「還有！牡丹江省委對你們的表揚信。」當劍波接過嘉獎令和信件後，車站上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歡呼。



劍波領着閻部長等人回到辦公室。他匯報了隔夜埋伏戰的情況，并提出：「現在要盡快捉拿定河道人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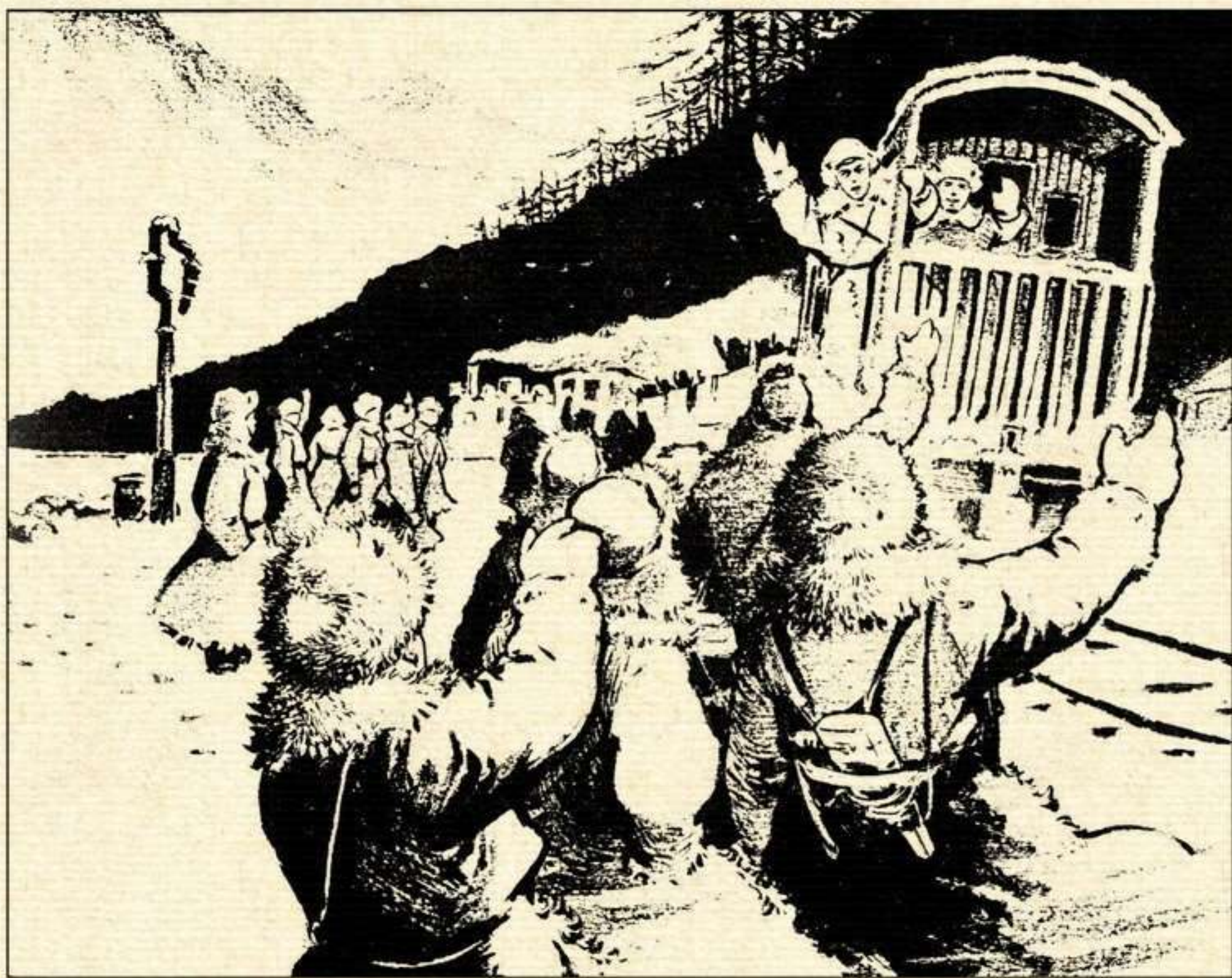
閻部長點點頭，從文件袋裏抽出一張照片。他告訴劍波，定河道人原名宋寶森，是個三朝老特務，他表面上披着道袍，實際却是侯殿坤的少將高級參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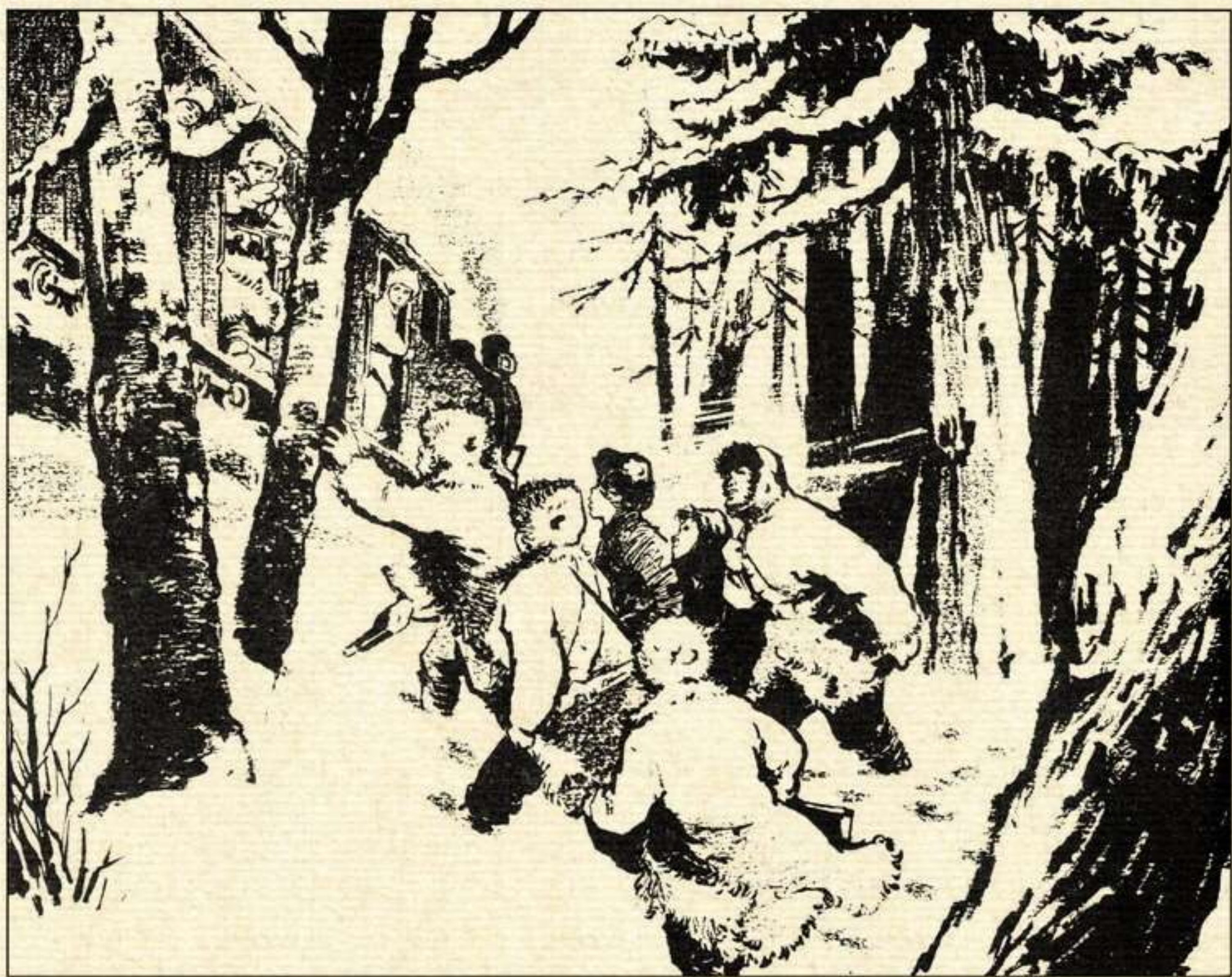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和閻部長研究了行動計劃，轉過身去向楊子榮命令道：「你們小隊快化裝，立刻出發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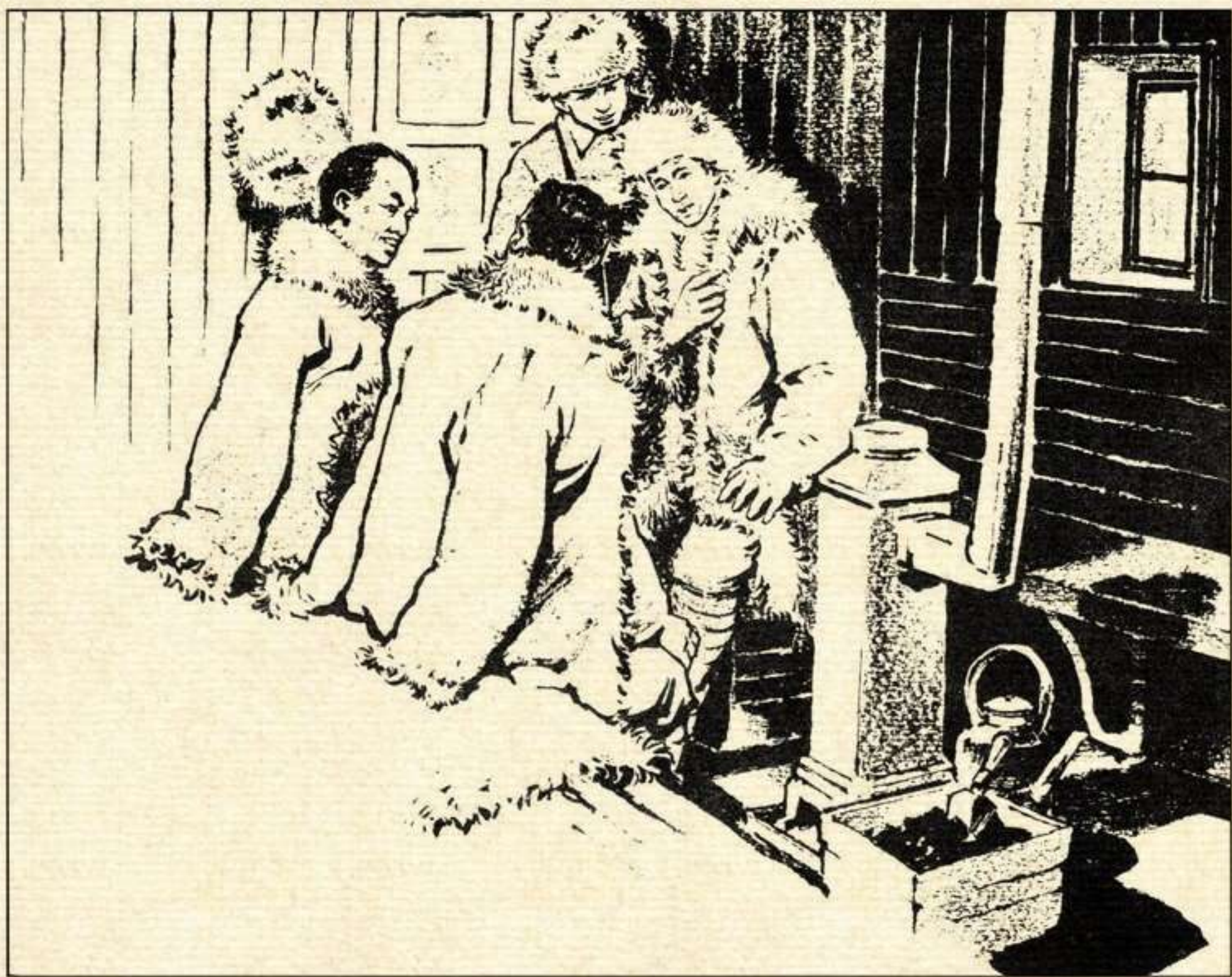
十五分鐘後，小火車上載着十個國民黨軍人打扮的人。後面的一個車棚裏，坐着閻部長、黃、王兩科長、劍波和一些警衛人員，向河神廟急馳。



待馳到離河神廟五裏路的地方，小火車緩緩地停下來。這時道旁林邊的地窖裏，鑽出了樂超家、陳小柱、樂警尉的老婆，還有三個民兵。



他們高興地跳上車來。小火車繼續行進，樂超家急急地報告了他們這些天監視河神廟的經過情形。



定河道人今天身穿大絨道袍，洋洋得意。車到河神廟，他儼然以上司的姿態，邁開方步，走下臺階迎上來。看到跳下車的那些敵軍打扮的人，更是高興，揚手高呼。



楊子榮領着他那小隊敵軍打扮的戰士，有意把老道圍起來。突然，楊子榮把槍口對準了老道的心窩：「勝利了！我的定河道人。」



這時劍波和閻部長等已走到跟前。老道一察覺來的并不是自己的同黨，頓時呆得像他廟裏的那些泥菩薩，一動也不動。



劍波一揮手，樂超家帶着楊子榮和小隊，跑上臺階，進了廟院；老道也被警衛人員押着，跟在後面。



走進廟裏，老道忽然裝作十分從容鎮定，質問劍波道：「我不明白貴軍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劍波冷笑道：「我相信你自己完全明白！」



莫非我信教有罪？貴政府不是也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么？

閻部長眼中射出兩道威嚴的目光，逼視着老道，斬釘截鐵地說道：「放明白點吧！宋寶森。」老道一聽到這個名字，像是被敲了一棒子，一楞神，臉色變成了死灰。



這時，樂警尉的老婆闖進來。她像瘋了一樣，撲向老道，把他的門簷一把扯下來，把他頸上的念珠一把扯斷。她一面罵，一面又去抓老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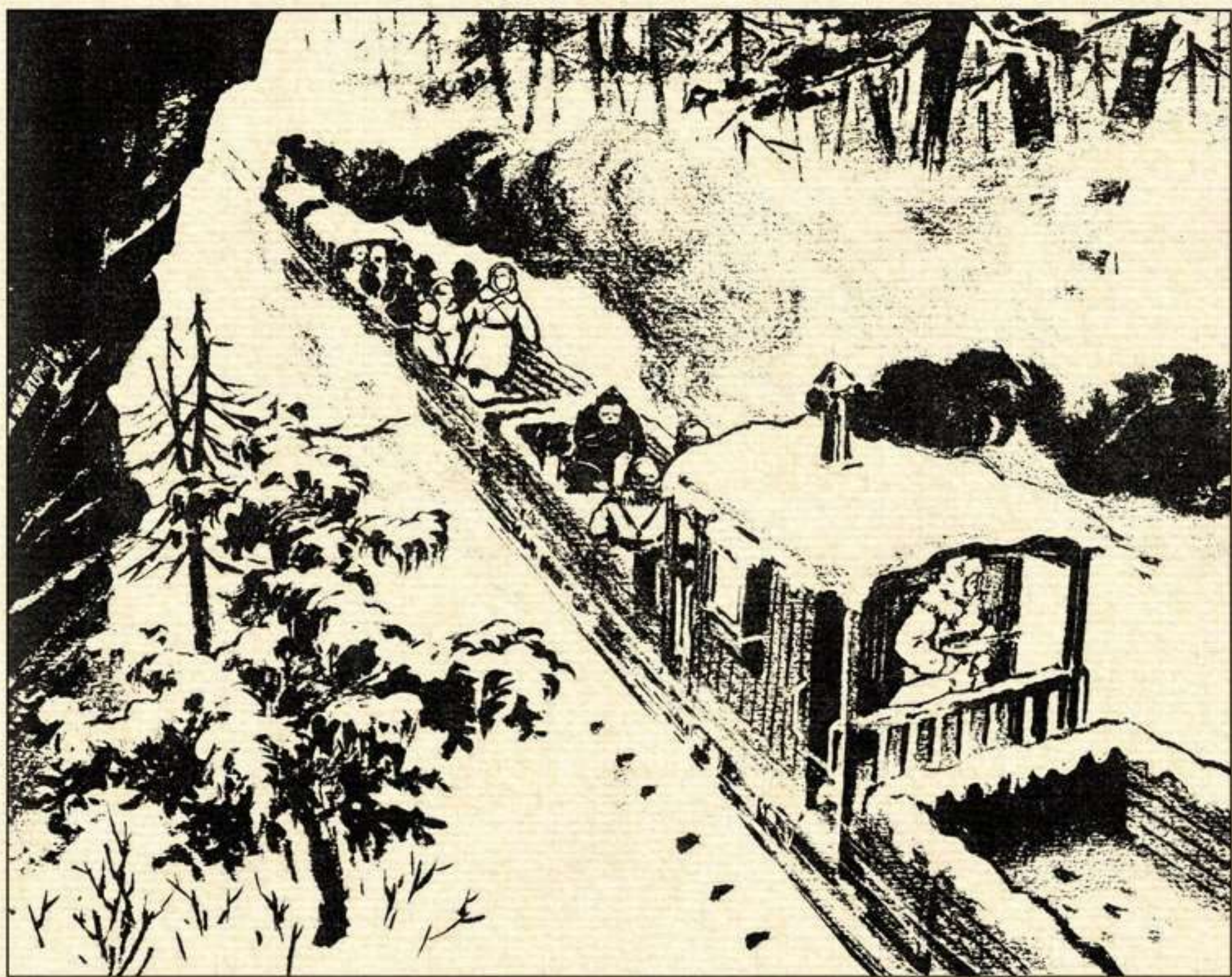
自茹好不容易才把她拉開。這時樂超家押着小道拾了一架無線電發報機進來，接着楊子榮他們也搜出大批槍支、子彈、文件和大烟土。



閻部長從公文袋裏抽出一份命令，宣讀道：「查宋犯寶森，原爲軍閥及日寇特務，今又充當軍統高級參謀，罪大惡極，血債累累……茲依法予以逮捕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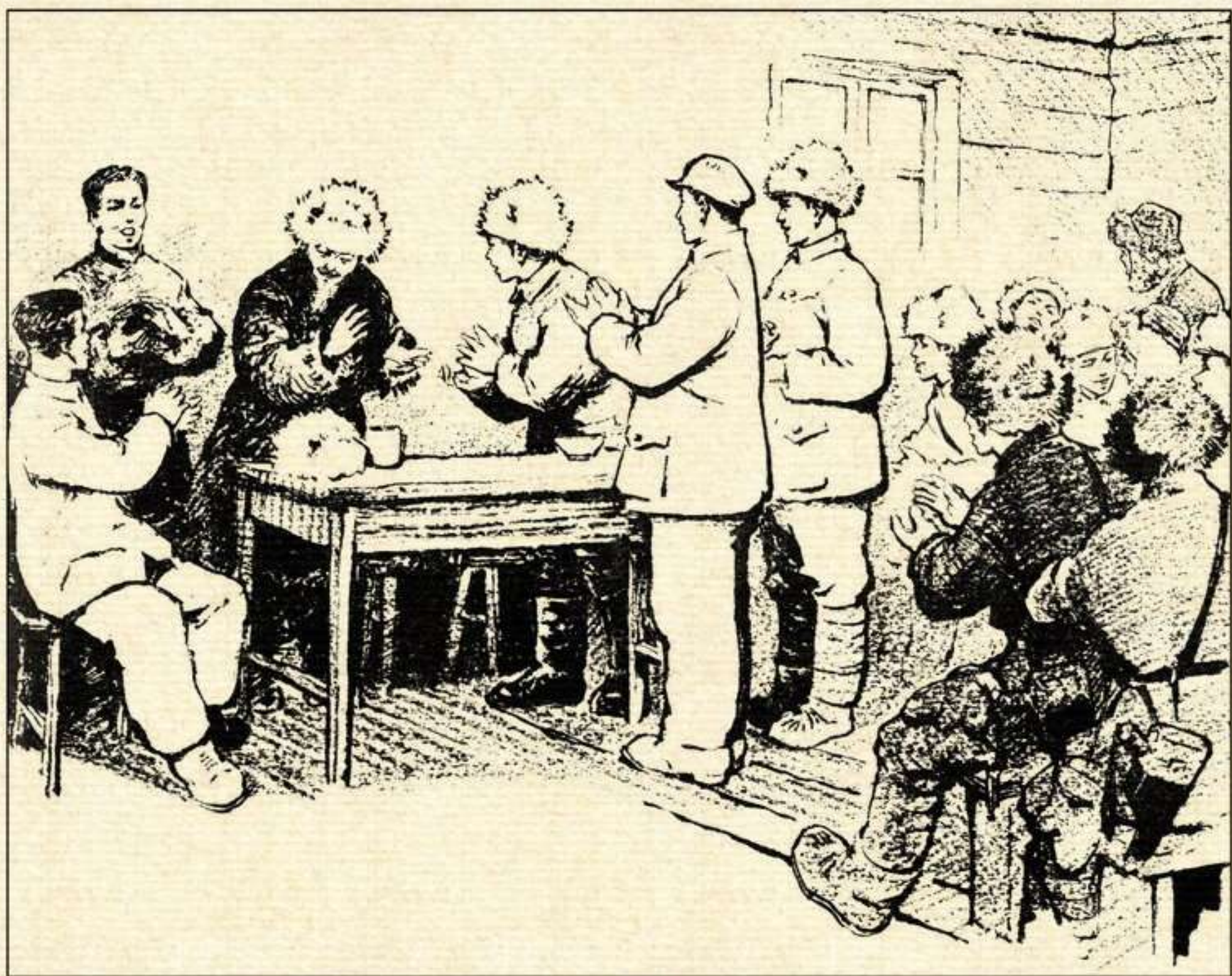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派了三個民兵留守廟宇。警衛人員收拾好勝利品，押了老道，一起登上火竿，回到夾皮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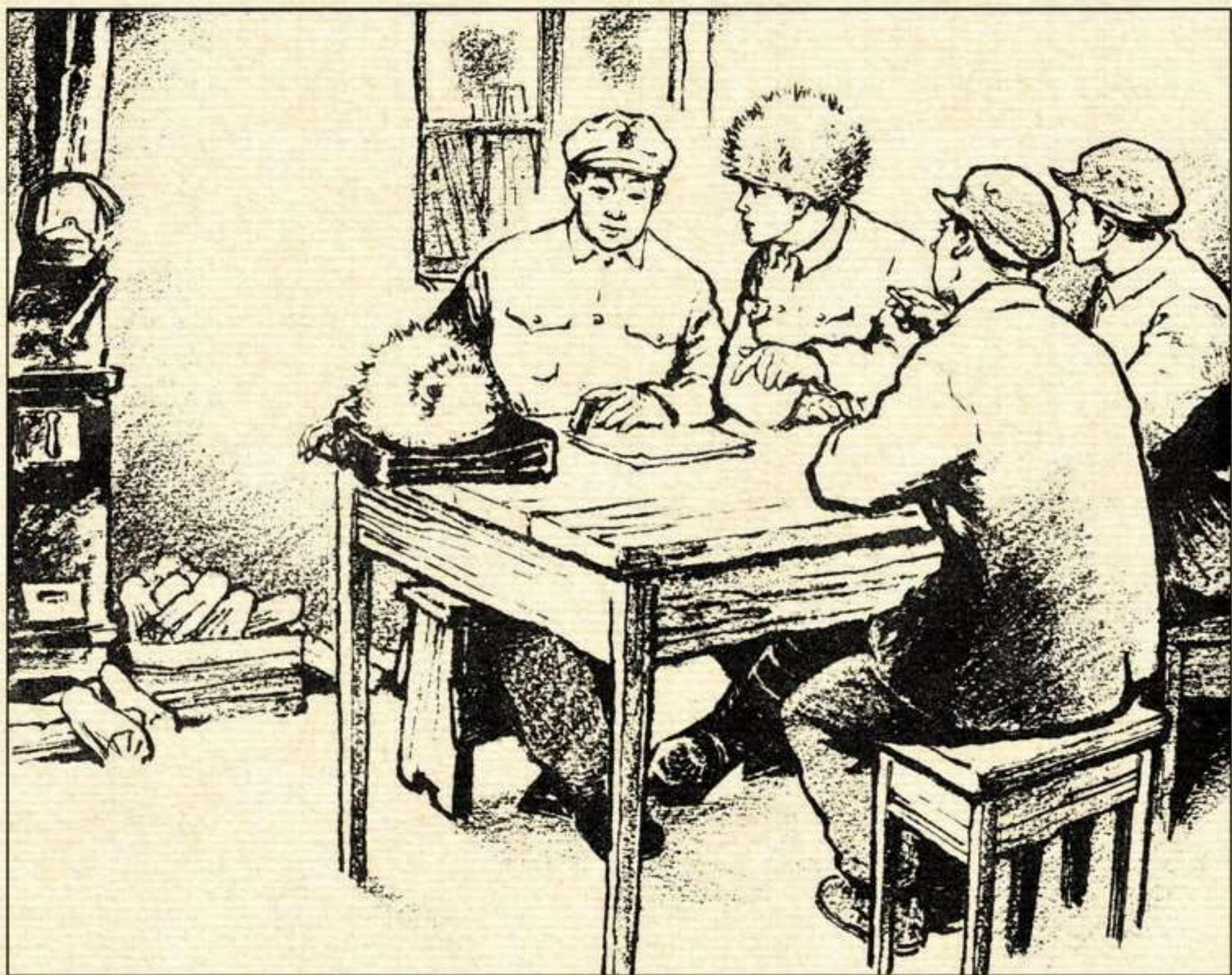
正月十四，召開慶功大會，閻部長宣讀了嘉獎令，小分隊全體戰士各記一大功，楊子榮記三大功，劉勛蒼、樂超家、孫達得各記兩大功。當場給他們佩戴了勛章。



臺上又宣布：「蘑菇老人和李勇奇各記一大功，河神廟交給蘑菇老人管理，并獎給夾皮溝民兵步槍六十五支，子彈五千發。」



閻部長、王、黃兩科長細致地研究了小分隊下一步的計劃後，乘火車回牡丹江。



從老道的所有文件中，證實了侯殿坤、謝文東、馬希山的老巢在綏芬大甸子附近。劍波率領他的小分隊，又踏上了新的徵途。



這裏距離綏芬大甸子有七八百裏，一路全是原始森林和高山深谷。一天傍午，戰士們正宿營做飯時，突然傳來一陣「汪汪」的犬吠。



大家順着吠聲望去，發現來的路上，站着一祇大狗。它瞅着小分隊的帳篷和馬匹，一會兒又回過頭去，朝身後叫了兩聲。



劍波把肉向狗投出去，它跑過來嗅了嗅，却不肯吃。隨着吠聲，來了一個滑行者，這人靈巧得像一祇燕子，祇一眨眼，已經滑到狗的旁邊停住了。



那人一發現眼前的隊伍，迅捷地靠近一棵大樹，隨即揣緊槍，凶凶地向劍波喝道：「立刻轉身過去，不然我就開槍！」劍波從容地答話。



劍波腦子裏翻起一連串猜想，確不定對方是什麼人物。他正想如何來緩和一下敵對的氣氛，驀地那人怒吼一聲，端起槍來就擺出射擊的姿勢。

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還來不及勾槍機，楊子榮和劉勛蒼早已繞到他身後，奪下槍，把他擒住了。



那人在絕望中拼命地掙扎，那條狗也凶猛地向劉勛蒼撲去，想解救他的主人。劍波命人把狗趕開，上前幾步，上下仔細打量着這個被擒的人。



劍波看了好一會，才溫和地問對方道：「你姓姜，你的名字叫姜青山，不會錯吧？」他這一問不但使對方大感驚奇，連小分隊全體戰士都楞住了。



原來姜青山是李勇奇的表弟，練得一身本領，後來被匪首馬希山捉去，要他當保鏢，可是姜青山堅決不從。



姜青山被扣留在匪營，幸而結識了一位馬掌匠曹瑞昌，在曹瑞昌的幫助下，姜青山逃了出來。現在姜青山意外地遇上了小分隊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

關於你的事，李勇奇同志一再介紹過，我看見你雙眉間有顆痣，所以一下認出來了。

姜青山就主動要求加入小分隊。他說馬希山的老巢他熟悉，又迷說了去老巢的路徑，并塞不要痛痛快快隨大家幹一場。

從這裡取路絕壁岩，路是險峻一點，卻是三天就可到達綏芬大甸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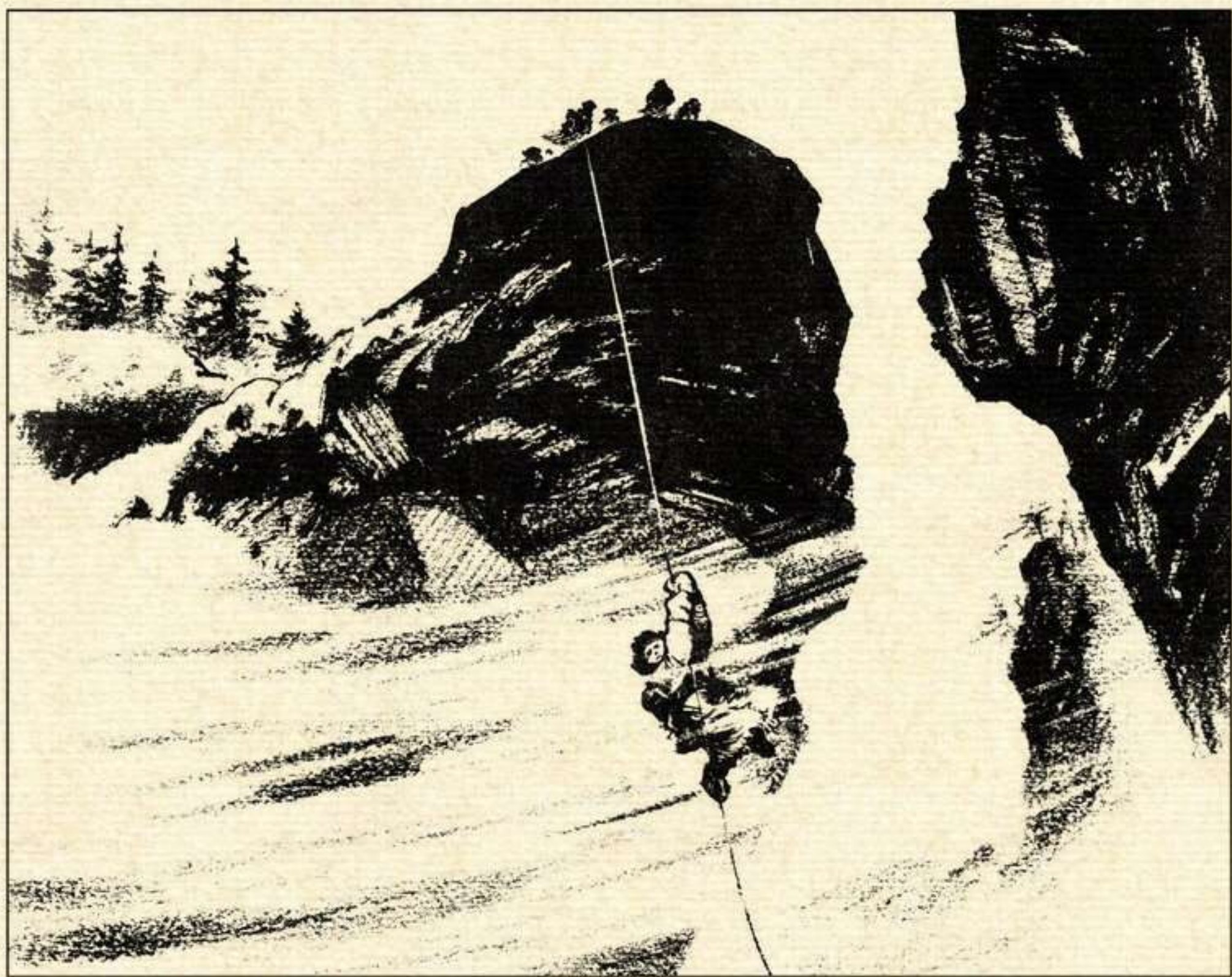
小分隊拔寨啓程，姜青山和他的猛犬賽虎在前引路，登上大完顏分水嶺，順着漫長無盡的大山背，急馳直下，向東南方飛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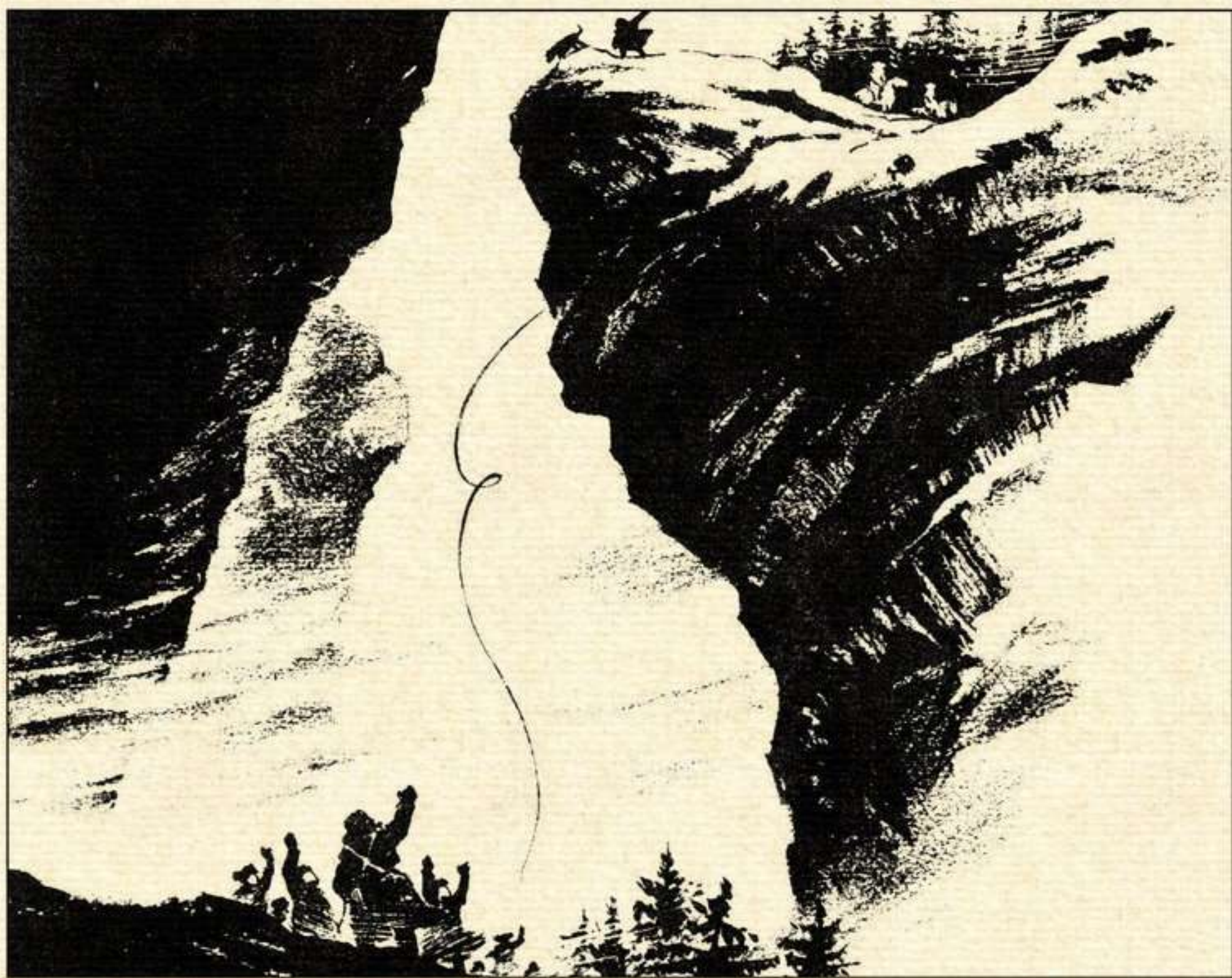
行軍兩天，到了絕壁岩頂。戰士們向下一看，頭暈目眩，覺得眼前的大岩來回晃動，自己的身子搖搖欲墜。



姜青山指揮衆人，連接了所有的繩索，量一下，有九十多米長。他把一端扣牢在崖岩，自己先順着繩索留下去，來個示範。然後讓戰士們逐個留下去。



小分隊戰士一齊到了岩底。姜青山沒有下來因為馬匹和那條賽虎，得由他領着繞道而行。他和劍約好三天後在目的地會合。



綏芬大甸子是個大草原。居民一半是漢族，一半是朝鮮族，但是目前的景象是一片淒涼。小分隊選擇北面一個居民點宿營，劍波的隊部和楊子榮小隊住在一起。



當下劍波命令展開社會調查，并摸清敵人在這一帶活動的情況。誰想，這裏的老百姓見人就躲，躲不及的嚇得渾身發抖，直瞪着兩眼，推說什麼都不知道。



戰士們面對這情況，不免產生了急躁情緒，有人埋怨群眾落後。劍波連忙召集開會，嚴肅地進行批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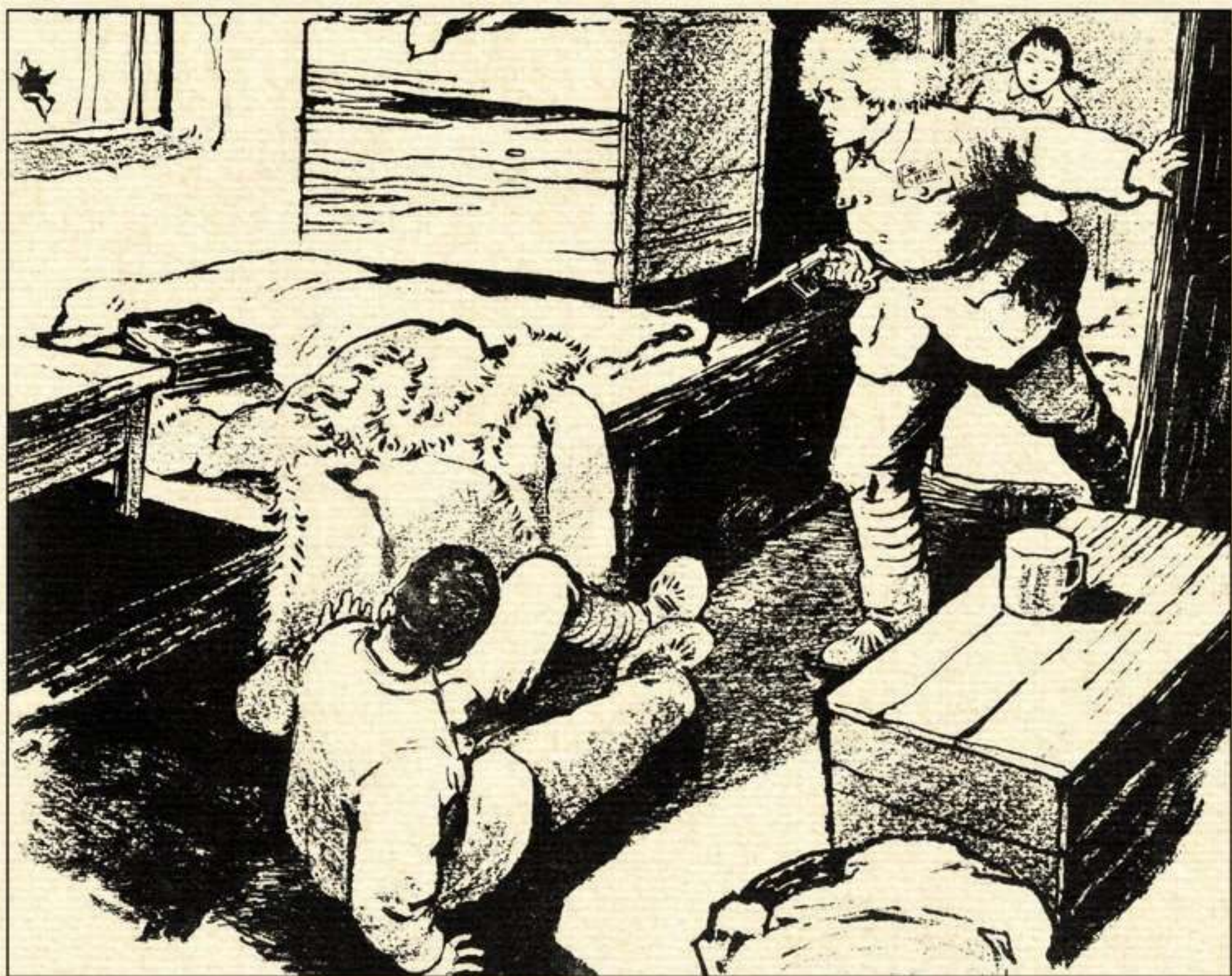
群眾的這種情況，肯定是國民黨匪徒血腥鎮壓和造謠誣蔑所造成的，我們必須爭取群眾；歧視群眾，正中瞭他們的詭計。



晚上，劍波一個人在燈下草擬工作計劃，想一陣寫一陣。到了下半夜，他感到有些倦了，便伏在炕桌上打盹。就在這時候，一個刺客竄到了窗下。



刺客一扳機鈕，「當」的一槍，一顆子彈射來。負責警衛的陳振儀聽到槍聲，霍地爬起來闖進屋裏，見劍波已倒在炕沿下。



白茹跟着闖進來，趕到劍波身邊問：「怎麼樣？」陳振儀一見劍波受傷，端着槍往外就跑。



陳振儀跑不多遠，祇聽「當、當」又是兩槍，接着是劉勛蒼在黑暗中的喊聲和扭打聲。



陳振儀撲上去，掐住那刺客的脖子；劉勛蒼空出手來，奪下他那支日本式匣子槍。戰士們趕來時，刺客已經被綁起來了。



劍波坐在炕沿上，一面讓白茹纏着綑帶，一面安慰衆人：「同志們！不要緊，祇右肩上受了一些一小傷。這事不能讓凶手知道，因為這對審訊不利。」



劍波披上大衣，領着大家去東廂房看那個凶手。沒進屋子，就聽到裏面一片斥罵聲。



劍波走進屋裏，泰然而沉着地打量凶手，見他身材高大，一身朝鮮族的裝束，滿臉橫肉，凶手則兩祇賊眼怒氣衝衝地瞅着劍波，嘴裏盡在嚎叫，叫些什麼却聽不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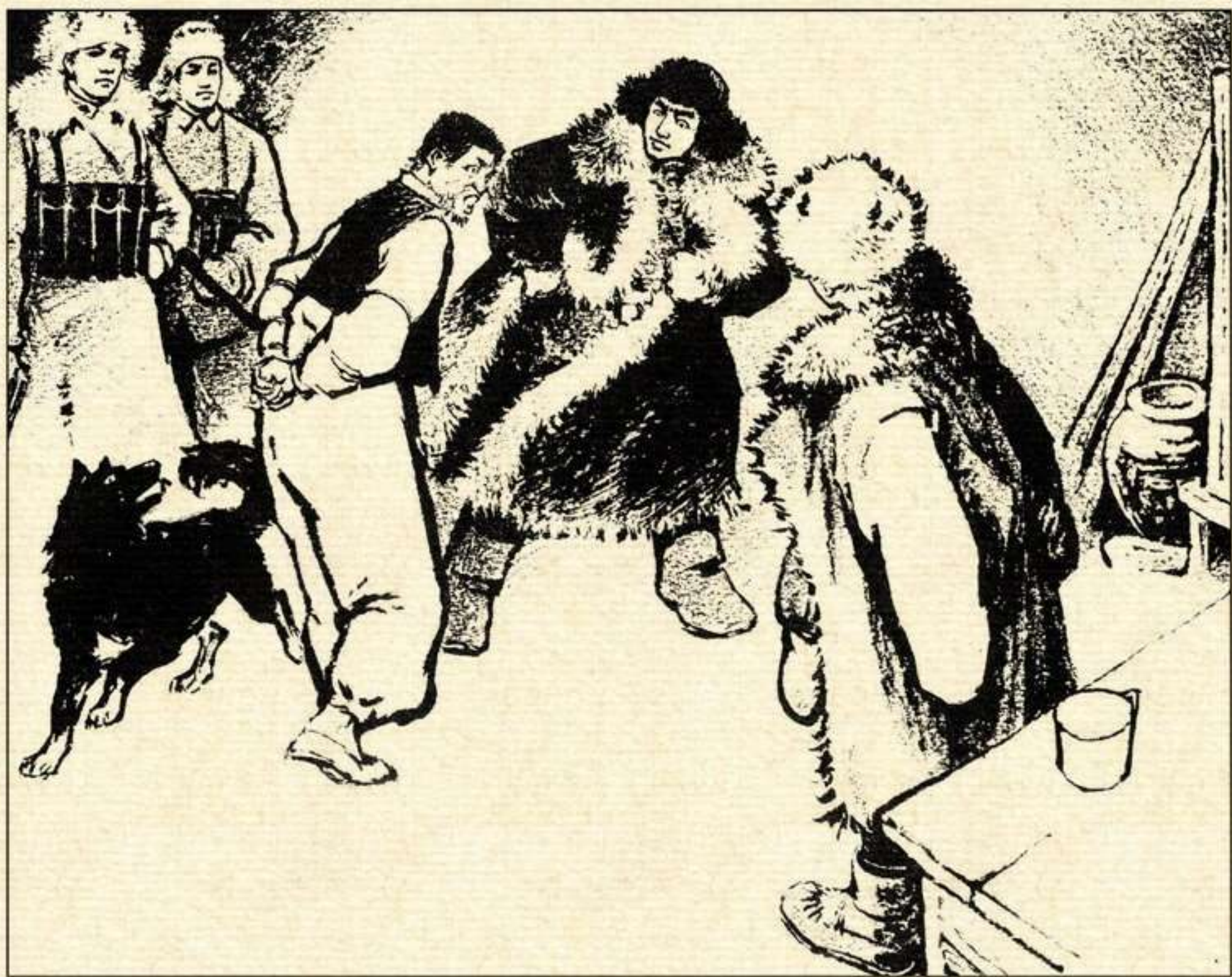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抑制了戰士們對刺客的憤激情緒，自己却陷入了復雜的沉思。一方面，他意識到這個「朝鮮族」刺客來歷太蹊蹺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擔心姜青山的馬隊今天能不能趕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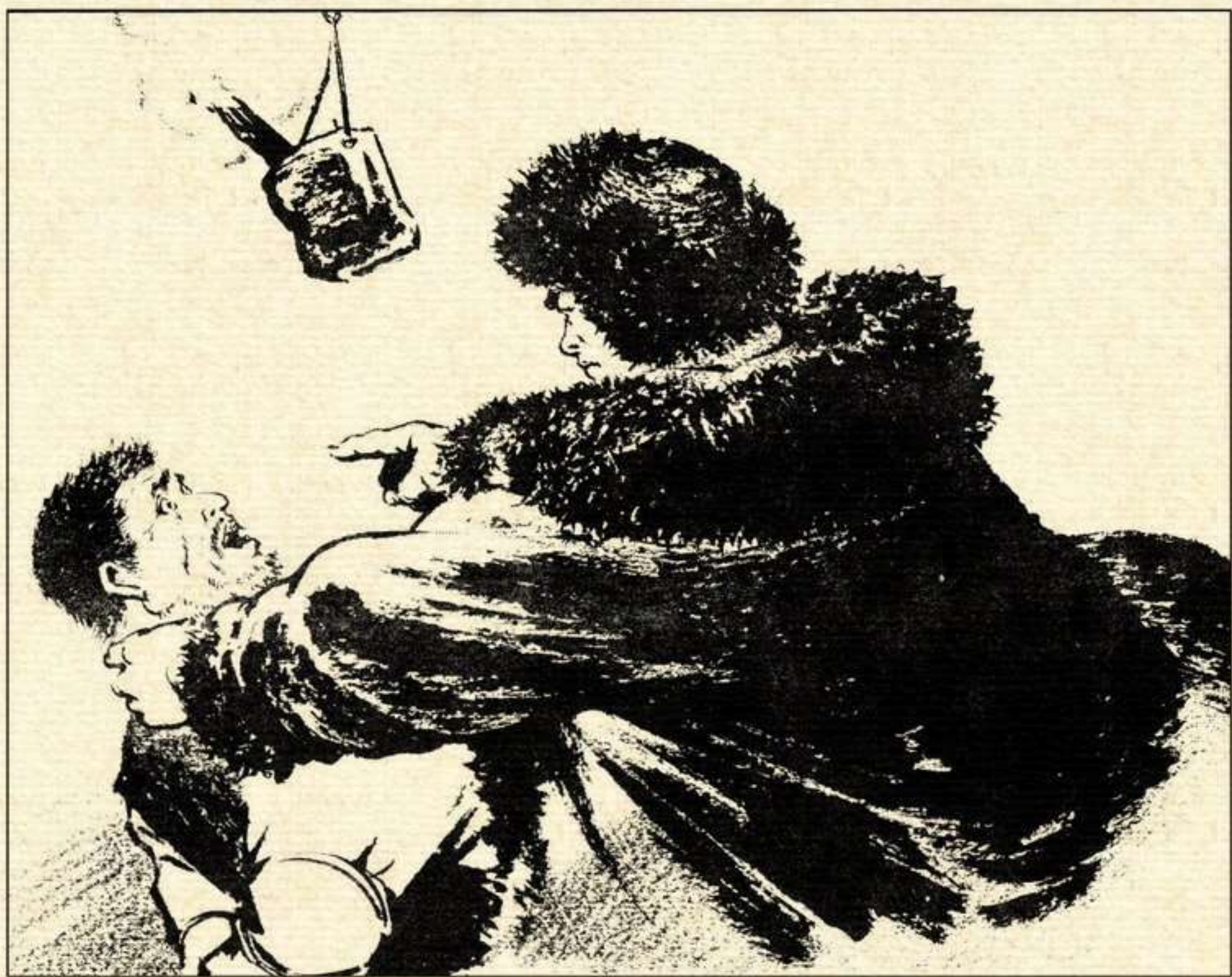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當口，姜青山帶着賽虎連奔帶跳地進來了。



姜青山待要向劍波報告，忽見那個凶手，不禁幾步搶到他的面前，上下打量起來。



姜青山突然朝那凶手狠狠地打了一拳，厲聲罵道：「楊三楞！你裝什麼蒜！」那凶手一看，大驚失色，一屁股癱在地上。



姜青山像拎小鷄般地把 he 扯起，喝着說：「今天你說實話便罷！若不說……」那凶手渾身亂戰，叫着「饒命。」他不但開始說中國話，而且招供了全部秘密。



原來這刺客是馬希山的死黨。這回匪首們得知徐九彪覆滅、宋寶森落網，忙布置了三把尖刀的戰略：第一把刀是派楊三楞假扮朝鮮族人行刺劍波；第二把刀是由此挑起朝鮮族人跟小分隊的衝突。



劍波命令把這「舌頭」嚴加看押。然後說：「同志們，你們都聽到了吧。敵人是更加狡猾和毒辣了，但是戰鬥越緊張、越復雜，我們就越要理智、越要沉着。」





将计就计

《林海雪原》之五

原著：曲 波
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罗 兴

王亦秋

责任编辑：谢 颖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24